

原野

無

萬

世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鬱的，生命藏在裏面。泥土散着香，木根在土裏暗暗滋長。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杈，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。巨樹有龐大的軀幹，爬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。矗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，他象徵着嚴肅，險惡，反抗與幽鬱，彷彿是那被禁梏的普羅密休士，纏絆在石巖上。他背後有一片野塘，淤積油綠的雨水，偶爾塘畔簌落窸落地跳來幾隻青蛙，相率撲通跳進水去，冒了幾個氣泡；一會兒，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，也很寂寞的樣子。巨樹前橫着墊高了的路基，鋪着由遼遠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。鐵軌總得像烏金，黑黑的兩條，在暮靄裏閃着亮，一聲不響，直伸到天際。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，快樂和希望。有時巨龜似的列車，噴赫地叫囂了一陣，噴着火星亂竄的黑煙，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。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

後的電線桿，一根接連一根，當野風吹來時，白鐵輪上的黑線不斷發出微弱的嗚鳴的聲浪。鐵軌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舊的「看守閣」，有一些野草，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鐵軌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雲密匝匝遮滿了天，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，層層低壓着地面。遠處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潮似的破口，張着嘴，發出幽暗的赭紅，像噩夢，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豔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，漸漸升起一層灰霧，是秋暮的原野，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，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。

大地是沉鬱的。

開幕時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喘着氣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。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裏，立時蛙也嚇得不響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樹上的

「知了」又咕噪地鬧起，他仰起頭，厭惡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——遠遠一聲汽笛，他回轉頭，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，愈行愈遠，夾連幾聲隱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塊，嘔出一口氣，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繫了緊，一隻脚在那滿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蹠上的鉄錄恫嚇地響起來。他陡然又記起脚上的累贅，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鉄錄上用力搗擊。巨石的重量不斷地落在手上，搗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緊，一次一次捶擊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額上滲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過去。他狂喊一聲，把巨石擲進塘裏，喉嚨哽噎像塞住鉛塊，失望的黑臉仰朝天，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，想掙斷足蹠上的桎梏。

遠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，一個人「哦哦」地吆喝，趕牠們回欄，羊們亂竄，哀傷地咩咩着，衝破四週的寂靜。他怔住了，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，驚愕地諦聽。他驀然跳起來，整個轉過身來，面向觀眾，屏住氣息矚望。——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人會驚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：頭髮像亂麻，碩大無比的怪臉，眉毛垂下來，眼燒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瘤跛，背凸起彷彿藏着一個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兩根鉄柱。身上一件密結糾絆的藍布褂，被有刺的鉄絲戳些個窟窿，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

圍着「腰裏硬」——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，——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，既亮既亮的，他眼裏閃出兇狠，狡惡，機詐與嫉恨，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。

他提起腳跟眺望，人顯明地向身邊來。「哦哦！」吆喝着，「咩咩！」羊們擁擠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軌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，唸得很興高采烈的。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」一句比一句有氣力，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響。

於是白饅子，漲得臉通紅，胯着一筐樹枝，右手背着斧頭，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。他約莫有二十歲，胖胖的圓臉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對老鼠眼睛，靈個不停。頭髮長得很低，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，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。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，時爾還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髮，無父無母，寄在一个遠親的籬下，爲人看羊，研柴，做些零碎的事。

白傻子（興奮地跑進來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。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
（忽爾機車噴黑烟。）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，
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，隨着嘴裏的「吐兔」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車在打倒輪，
他拚命地向後退，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，這次「火車頭」開足了馬力。然
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攔住了腳，撲通一聲，「火車頭」忽然摔倒在軌道上，好痛！他
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樹枝撒了一道，斧頭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攔在眼上，大嘴裏哇哇
地噙一兩聲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沒人問，也沒人痛，並沒人看見。他悶頭
望望自己背後，把痛處揉兩次，立起來，彷彿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氣，輕輕把自己
屁股打一下，「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」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於是又——）漆叉
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兩隻胳膊是飛輪，眉飛色舞，下了基道的
土坡，在通行大車的上道上奔過來，繞過去，自由得如一條龍。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
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（更興奮了，你咋團了嘴，學着機車的汽笛）嗚——嗚

——鳴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。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個跟斗。）

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看又翻了一個！）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漆叉卡叉，吐兔

圖吐，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遠遠遙遙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，

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橫扒在枕木上，一隻耳緊貼着鐵軌，閉上眼，彷彿諦聽着仙樂，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。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來。）

〔從基道後而立起來仇虎，他始而驚怪，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〕

仇虎 喂！（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。）喂！你幹什麼？

白（白傻子簡稱）（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，闔目揣摩，很幸福的

樣子，手拍着輪轉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望也沒有望，只不

滿意地伸出臂膊幌一幌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簡稱）（踹踹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聽什麼？

白（不耐煩）別鬧！（用手擺了擺）別鬧！你聽，火車頭（指軌道）在裏面！火車！漆叉卡

又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滿足起來，耳朵抬起來，仰着頭，似乎在回味。）
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！（快樂地忘了一切，向遠處望去，一個人喃喃地。）噫——火
車越走越遠！越走越遠！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貼近鐵軌。）

仇 起來！（白不聽，又用脚踢他。）起來！（白仍不聽，厲聲）滾起來！（一脚把傻子
踹下土坡，自己幾乎被鐵鍊絆個跟頭。）

白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頭，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
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（猶笑點點頭。）噫，我踢你！（一隻脚又拾到小腿上擦癢，鐵鍊沉重地纏着。）你
要怎麼樣？

白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麼樣。

仇 （狼惡地）你看得見我麼？

白 （疑懼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(走出巨樹的暗蔭，面向天際) 你看！(指自己) 你看清了麼？

白 (驚駭地注視着仇虎，死命地「啊」了一聲) 媽！(拖着斧頭就跑。)

仇 (霹靂一般) 站住！

〔白饅子癱在那裏，口裏流着涎水，眼裏更癱個不住。〕

仇 (惡狠地) 媽的，你跑什麼？

白 (解釋地) 我……我沒有跑！

仇 (指自己，憤恨地) 你看我像個什麼？

白 (盯着他，怯弱地) 像……像……像——(抓抓頭髮) 反正——(想想，搖搖

頭) 反正不像人。

仇 (牙縫裏噴出來) 不像人？(迅雷似地) 不像人？

白 (嚇住) 不，你像，你像，像。

仇 (猶笑起來，忽然很柔和地) 我難看不難看？你看我醜不醜？

白（不知從哪裏來了這麼一點聰明，睜大眼睛）你……你……你不難看，不醜（然而——）

仇（暴躁地）誰說我不醜！誰說我不醜！

白（莫明其妙）噫，你醜你——醜得像鬼。

仇 那麼，（向白傻子走去，脚下錯銀作響。）鬼在喊你，醜鬼在喊你。

白（顫抖地）你別來我……我自己過去。

仇 來吧！

白（疑懼地，拖着不願動的脚步）你……你從哪兒來的。

仇（指遠方）天邊！

白（指着軌道）天邊？從天邊？你也坐火車（慢慢地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（向後退，

一面回頭，模仿火車打倒輪。）

仇（明白猶笑）噫，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！」（也以手做勢，鬧起火車，向白傻子走

近。)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。(進得快，退得慢，火車碰上火車，仇虎驕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，一把拉過來。)你過來吧!

白 (痛楚地喊了一聲，用力想掙出自己，亂嚷)哦!媽，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!

仇 (斜眼盯着他)好，你會「漆叉卡叉」你看，我跟你來個(照着白胸口一拳，白啊地叫了一聲，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!(兇惡地)把斧頭拿給我!

白 (怯弱地)這……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頭遞過去。)

仇 (搶過斧頭)拿過來!

白 (解釋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沒有說不給你。

仇 (一手拿着斧頭，指着腳鏢)看見了麼?

白 (伸首，大點頭)噯，看見。

仇 你知道這是什麼?

白（看了看，抹去脣上的鼻涕，搖着頭。）不知道。

仇（指着鐵鏟）這是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白（隨着唸）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仇 對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這副金錫敲下來。（又把斧頭交還他。）敲下來，我就

把牠賞給你戴！

白 給我戴這個？（搖頭）我不要！

仇（又把斧頭搶到手，舉起來。）你要不要？

白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【仇蹲在軌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】

仇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訴旁人這副金錫子是我的，我就拿這斧頭劈死你。

白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頭。）

仇（坐在軌道上，雙手撐在背後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體重，伸開了腿，望着白。）

你敲吧！

白（向鐵鍊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。）可……可是這斧頭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（不耐煩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（有了理）那你能拿這斧子劈死我。（跟着站起來。）

仇（跳起，搶過他的斧頭，輪起來。）媽，這傻王八蛋，你跟我弄不弄？

【野地裏羊羣又在哀哀地呼喚。】

白（懼怯地）我……我沒有說不跟你弄。（又接過斧頭，仇虎坐下來，白傻子蹲在旁邊，開始一下兩下向下敲。）

【野塘裏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幾聲。】

白（忽然很怪異地看着仇虎）你怎麼知道我……我的外號。

仇 怎麼？

白 這兒的人要我幹活的時候，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，總叫我傻王八蛋。（很親

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來）唏唏唏！（在背上抓抓癢又敲下去）

仇 （想不到，真認不出是他）什麼，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 噯，（結結巴巴）他們都不愛理我，都叫我傻王八蛋，可有時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

……狗蛋。你看，這兩個名字哪一個好？（得不着回答，一個人叨叨地）噯，兩個都叫，

倒……倒也不錯，可我想還是狗……狗蛋好，我媽活着就老叫我狗蛋，她說，你看，

這孩子長得狗……狗頭狗腦的，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，長……長得大。你看，我……

我小名原來叫……叫……（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）叫狗蛋唏唏唏！

（笑起來，又抹一下子鼻涕。）

仇 （一直看着他）狗蛋，你叫狗蛋！

白 噯，狗蛋，你……你沒猜着吧！（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）

仇 （忽然）你還認識我不認識我？

白（望了一會，搖頭。）不，不認識。（放下斧頭）你……你認識我？

仇（等了一刻，冷冷地。）不，不認識。（忽然急躁地。）快，快點藏，少說廢話，使勁！

白 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鐮子。

仇 媽的，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頭給我，你跟我滾。

白（站起）給你（高舉起斧頭）不，不成。這斧頭不是我的。這斧頭是焦……焦大媽的。

仇 你說什麼？（也站起。）

白（張口結舌）焦……焦大媽！她說，送……送晚了點，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

自己的頸頸，想起了焦大媽，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臉。）你……你要是一把她的斧

頭搶……搶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！（索性嚇他一下，彷彿快刀從頭頸上斬過，他

用手在自己的頸上一摸。）噓……噓……噓！就這樣，你怕不怕？

仇 哦，是那個瞎老婆子。

白（更著重地）就……就是那個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厲害着得呢！

仇 她還沒有死？

白（奇怪）沒有，你見過她？

仇（沉吟）見過。（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）那焦老頭子呢？

白（瞪瞪眼）焦老頭子？

仇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閻王，閻王的。

白（恍然）哦，你說閻王啊，焦閻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閻王早進……進了棺材了。

仇（驚愕得說不出話來）什——麼？（立起）

白 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（狠惡地）什麼？閻王進了棺材？

白（不在心）前兩年死的。

仇（陰毒地）死了！閻王也有一天進了棺材了。

白 噫，（不知從哪裏聽來的。）光屁股來的光屁股走，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（失望地）那麼，我是白來了，白來了。

白 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閻王幹……幹什麼？

仇 （忽然回轉頭，憤怒地）可他——他怎麼會死？他怎麼會沒有等我回來才死！他

爲什麼不等我回來！（頓足，鐵鏢相撞，瘋狂地亂響。）不等我（咬緊牙）不等我！搶了

我們的地！害了我們的家！燒了我們的房子，你誣告我們是土匪，你送了我進衙門，

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爲了你在獄裏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這個地方，成年地

想法害我們，等到我來了，你伸伸頸子死了，你會死了！

白 （莫明其妙，只好——）噫，死了！

仇 （舉着拳頭，壓下聲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來）可我怎麼能叫你死，叫

你這麼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訴你，閻王，我回來了，我又回來了，閻王殺了我們，你們就

得償命，傷了我們，我們一定還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

苦了我們這一大堆人，你想，你在這兒挖個洞偷偷死了，哼，你想我們會讓你在棺材裏安得了身！哦，閻王，你想得太便宜了！

白（詫異）你一個唸叨些什麼？你還要斧子敲你這錫子不要？

仇（想起當前的境界）哦，要……要！（暴烈地）你可敲啊！

白（連忙）噫，噫！（辟口吐沫，舉起斧子敲）

仇 那麼，他的兒子呢？

白 誰？

仇 我說閻王的兒子，焦大星呢？

白（不大清楚）焦……焦大星？

仇 就是焦大。

白（恍然）他呀！他剛娶個新媳婦，在家裏抱孩子呢。

仇 又娶了個媳婦。

白 (叱着白牙) 新媳婦長得美着呢, 叫……叫金子。

仇 (驚愕) 金子金子!

白 噯, 你……你認識焦大?

仇 噯, (猶笑) 老朋友了, (回想) 我們從小, 這麼大 (用手比一下) 就認識。

白 那我替你叫他來, (指遠遠那一所孤獨的房屋) 他就住在那房子裏。(向那房屋跑)

仇 (厲聲) 回來!

白 幹——幹什麼?

仇 (伸出手) 把斧頭給我!

白 斧頭?

仇 我要自己敲開我這副金鐲子送給焦老婆子戴。

白 (又倔強起來) 可這斧頭是焦——焦——焦大媽的。

仇 (不等他說完，走上前去，搶斧頭)給我。

白 (伸縮頭，向後退)我！我不！(仇虎逼過去)

仇 (搶了斧頭，按下白的頭頸，似乎要斬下去)你——你這傻王八蛋。

【軌道右外聽見一個女人說話，傍邊有個男人在旁邊勸慰着】

白 (掙得臉通紅)有——有人！

仇 (放下手傾聽一刻，果然是)狗蛋，便宜你！

白 (過了大赦)我走了？

仇 (又一把抓住他)走，你跟着我來！

【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，白狠狠地跟隨着，一會兒隱隱聽見斧頭敲鐵鍊的聲音。】

【由軌道左面走上兩個人。女人氣沖沖的，一句話不肯說，眉頭藏着潑野，耳上的鍍金環子鏗鏘地

亂顫。女人長得很妖冶，烏黑的頭髮，厚嘴唇，長長的眉毛，一對明亮亮的黑眼睛裏面蓄滿魅惑和強悍。臉

生得豐滿，黑裏透出健康的褐紅；身材不十分高，却也娉娉婷婷，走起路來，顧盼自得，自來一種

着大紅的褲襖，頭上梳成肥圓圓的盤髻。腕上的鍍金鐲子驕傲地隨着她走路的顫搖擺動。她低，甚至於有些啞，然而十分入耳，誘惑。

【男人（焦大星）約莫有三十歲上下，短打扮，滿臉鬚鬚，濃濃的黑眉，凹進去的眼，神情坦白，笑起來很直爽明朗。臉色黧黑，眉目間有些憂鬱，額上時兩頭跳着蛇似的青筋。左耳懸一隻銅環，是他父親——

閻王——在神前爲他求的。他的身體魁偉，突晶的眼有的是宣洩不出的熱情。他畏懼他的母親，却十分愛戀自己的豔麗的妻，妻與母爲他尖銳的爭鬪使他由苦惱而趨於怯弱。他現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個大包袱穩穩地邁着大步。他穿一件深灰的褲褂，懸着銀鍍鏈，戴一頂青氈帽，手裏握着一根小樹削成的木棍，隨着焦花氏走來。】

焦大星（那男人） 金子！

焦花氏（不理，仍然向前走。）

星（焦大星簡稱）（拉着她）金子，你站着。

花（焦花氏簡稱）（甩開他）你幹什麼？

星（懇求地）你爲什麼不說話。

花（瞠目地）說話？我還配說話？

星（體貼地）金子，你又怎麼啦？誰得罪了你？

花（立在軌道上）得罪了我？誰敢得罪了我！好，焦大的老婆，有誰敢得罪？

星（放下包袱）好，你先別這麼說話，咱們倆說明白，我再走。

花（斜眼望着他）走？你還用着走？我看你還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媽去吧？

星（明白了一半）媽又對你怎麼啦？

花 媽對我不怎麼（愛落地）啞，焦大多孝順哪！你看，出了門那個捨不得媽丟不下

媽的樣子，告訴媽，吃這個，穿那個，說完了說，囑咐，又囑咐，就像你一出門虎來了，要把她叨了去一樣。哼，你爲什麼不倒活幾年長小了，長成（兩手一比）這麼點，到你

媽懷裏吃噴兒去呢！

星（不好意思，反而解釋地）媽——媽是個瞎子啊！

花（頭一歪，狠狠地。）我知道她是個瞎子！（又嘲笑地）喲，焦大真是個孝子，媽媽長，媽媽短，跟媽媽帶這個，跟媽媽帶那個；我跟你到縣裏請一個孝子牌坊，好不好？（故意嘆口氣）唉爲什麼我進門不就添個孩子呢？

星（吃一驚）你說什麼？進門添孩子？

花（瞟他一眼）你別吓一跳，我不是說旁的。我說進門就跟你添一個大小子，生個小焦大，好叫他像你這着地也孝順孝順我。哼，我要有兒子，我就要生你這樣的，

（故意看看焦大）是不錯！

星（想罵她，但又沒有話。）金子，你說話總是不小心，就這句話叫媽聽見了又是麻煩。

花（強悍地）哼，你怕麻煩！我不怕！說話不小心，這還是好的，有一天，我還要給她做給她做。

星（關心地）你——你說你做什麼？

花（任性潑野）我做什麼？我是狐狸精！她說我早晚就要養漢偷人，你看，我就做給她瞧瞧。哼，狐狸精？

星（不高興）怎麼，你偷人難道也是做給我瞧瞧。

花 你要是這麼待我，我就偷——

星（立起，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，狠狠地。）你偷誰？你要偷誰？

花（忽然笑迷迷地）別着急，我偷你。（指着她丈夫的胸）我偷你，我的小白臉，好不好？

星（忍不住笑）金子，唉，一個媽，一個你，跟你們倆我真是沒有法子。

花（翻了臉）又是媽，又是你媽。你怎麼張嘴閉嘴總離不開你媽，你媽是你的影子，怎麼你到那兒，你媽也到那兒呢？

星（坐在包袱上，嘆一口長氣）怪，爲什麼女人跟女人總玩不到一塊去呢？

【塘裏青蛙又叫了幾聲，來了一陣風，遠遠傳來野鳥的鳴聲。】

花（忽然拉起男人的手）我問你，大星，你痛我不痛我？

星（仰着頭）什麼？

花（坐在他身旁）你疼我不疼我？

星（羞澀地）我——我自然疼你。

花（貼近一些）那麼，我問你一句話，我說完了你就得告訴我，別含糊！

星可是你問——問什麼話？

花你先別管，你到底疼我不疼？你說不說？

星（搖搖頭）好好，我說。

花（指着男人的臉）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問出口，你就地就得說，別猶疑！

星（急於知道）好，你快說吧。

花要是我掉在河裏，——

星。

花 你媽也掉在河裏——

星 (漸明白) 哦。

花 你在河邊上，你先救哪一個？

星 (窘迫) 我——我先救哪一個？

花 (眼直盯着他) 嚶，你先救哪一個，是你媽，還是我？

星 我……我——(抬頭望望她)。

花 (迫待着) 嚶，快說，是你媽，還是我？

星 (急了) 可——可哪會有這樣的事？

花 我知道是沒有。(固執地) 可要是有的呢，要是有的，你怎麼辦？

星 (苦笑) 這——這不會的。

花 你，你別含糊，我問你要真有這樣的事呢？

星 要真有這樣的事，(望望女人) 那——那——

花 那你怎麼樣？

星 (直快地) 那我兩個都救，(笑着) 我(手勢) 我左手拉着媽，我右手拉着你。

花 不，不成。我說只能救一個。那你救誰？(魅惑地) 是我，還是你媽？

星 (惹他) 那我……那我……

花 (激怒地) 你當然是救你媽，不救我。

星 (老實地) 不是不救你，不過媽是個——

花 (想不到) 瞎子對不對？

星 (乞憐地望着她) 噯。瞎了眼自然得先救。

花 (撇起嘴) 對了，好極了，你去吧！(怨而恨地) 你眼看着我，我要淹死，你都不救我，你

都不救我好！

星 (解釋) 可你並沒有掉在河裏——

花 (索性訴起委屈) 好，你要我死，(氣憤地) 你跟你媽一樣，都盼我立刻死了，好稱

心，你好娶第三個老婆。你情願淹死我，不救我。

星（分辯地）可我並沒有說不救你。

花（緊問他）那麼，你先救誰？

星（問題又來了）我——我先——我先

花（逼迫）你再說晚了，我們倆就完了。

星（冒出嘴）我——我救你。

花（改正他）你先救我。

星（機械地）我先救你！

花（眼裏閃出勝利的光）你先救我！（追着，改了口）救我一個？

星（糊塗地）嗯。

花（更說得清楚些）你「只」救我一個——

星（順嘴說）嗯。

花 你「只」救我一個，不救她。

星 可是，金子，那——那——

花 (逼得緊) 你說了，你只救我一個你不救她。

星 (氣憤地立起) 你爲什麼要淹死我媽呢？

花 誰淹死她？你媽不是好好在家裏？

星 (忍不下) 那你爲什麼老逼我說這些不好聽的話呢？

花 (反抗地) 噯，我聽着痛快，我聽着痛快！你說，你說給我聽。

星 可是說什麼？

花 你說「淹死她！」

星 (故意避開) 誰呀？

花 你說「淹死我媽！」

星 (驚駭地望着她) 什麼，淹死——？

花（期待得緊）你說呀，你說了，我才疼你，愛你。（誘惑地）你說了，你要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。你看，我先給你一個。（貼着星的臉，熱熱地親了一下）香不香？

星（呆望着她）你——嗯！

花 你說不說來！（拉着星）你坐下！（把他推在大包袱上）你說呀！你說淹死她！淹死我媽！

星（憤氣地）我說，我不說！

花（沒想到）什麼！（想翻臉，然而——笑下來，柔順地）好好，不說就不說吧！（忽然孩子似的語調）大星，你疼我不疼我？（隨着坐在大星的膝上，緊緊抱着他的頸頸，臉貼臉，偎過來，擦過去）大星，你疼我不疼我？你愛我不愛？

星（想躲開她，但爲她緊緊抱住）你別——你別這樣，有——有人看見。（四面望）

花 我不怕。我跟我老頭子要怎麼着就怎麼着。誰敢攔我？大星，我俊不俊？我美不美？

星（不覺注視她）俊——美！

花（蛇似的手撫摸他的臉，心和頭髮）你走了，你想我不想我？你要我不要我？

星（不自主地緊緊握着她的手）要！

花（更魅惑地）你捨得我不捨得我？

星（男人舐舐自己的嘴脣，低啞地）我——不——捨——得。（男人忽然翻過身，

將花氏抱住，要把她——，喘着）我——

花（倏地用力推開他，笑着豎起了眉眼，慢慢地）你不捨得，你爲什麼不說？

星（昏眩）說——說什麼？

花（洩恨地）你說淹死她，淹死我媽。

【一陣野風，吹得電線桿嗚嗚地響。】

花 你說了我就讓你。

星（喘着）好，就——就淹死她，（幾乎是抽咽）就淹淹死我——

【由軌道後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，約莫有六十歲的樣子，頭髮大半斑白，額角上有一塊

紫袍，一副非常峻削嚴厲的輪廓。扶着一隻粗重的拐棍，張大眼睛，裏面空空不是眸子，眼前似乎罩上一層白紗，直瞪瞪地望着前面，使人猜不透那一對失了眸子的眼裏藏匿着什麼神祕。她有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，性情急躁；敏銳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諦聽着。她的聲音尖銳而肯定。她還穿着丈夫的孝，灰布褂，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，灰布褲，從頭到尾非常整潔。

她走到軌道上，一句話不說，用杖重重在鉄軌上搗。」

焦氏（後簡稱焦）（冷峻地）哼！

花（嚇了一跳）媽！（不自主地推開大星，立起。）

星（方才的情緒立刻消失。顫顫地）哦，媽！

焦（陰沉地）哼，狐狸精！我就知道你們在這兒！你們在說什麼？

花（惶惑地）沒……沒說什麼，媽。

焦 大星，你說！

星（低得聽不見）是……是沒說什麼？

焦（回頭，牙縫裏噴出來的話）活妖精，你丈夫叫你在家裏還迷不夠，還要你跑到外面來迷。大星在哪兒？你爲什麼不做聲？

星（惶恐地）媽，在這兒。

焦（用杖指着他）死人還不滾，還不滾到站上幹事去！（狠惡地）你難道還想死在那騷娘兒們的手裏！死人你是一輩子沒見過女人是什麼樣是怎麼！你爲什麼不叫你媳婦把你當元宵吞到肚裏呢？我活這麼大年紀，我就沒見過你這樣的男人，你還配那死了的爸爸養活的？

星（懼怯地）媽，那麼（看看花氏）我走了。（花氏口裏嘟囔着）

焦 滾滾快滾！別叫我生氣！——（忽然）金子，你嘴裏唸的什麼咒。

花（遮掩）我沒什麼！那是風吹電線，您別這麼疑東疑西的。

焦 哼，（用手杖指着她，幾乎戳着她的眼）你別看我聽不見，我沒有眼比有眼的還

尖。大星——

星 媽，在這兒。我就走。（背起大包袱。）

花 大星，你去吧！

焦 （回頭）你別管！又要你拿話來迷他。（對自己的兒子。）記着在外頭少交朋友多吃飯，有了錢吃上喝上別心痛。聽着！錢賺多了千萬不要賭，寄給你媽，媽跟你存着，將來留着你那個死了母親的兒子用。再告訴你，別聽女人的話，女人真想跟你過的，用不着你拿錢買；不想跟你過，你就是爲她死了，也買不了她的心。聽明白了麼？

星 聽明白了。

焦 去，去。（忽然由手裏扔出一袋錢，落在星的腳下。）這是我的錢，你拿去用吧。

星 媽，我還有。

焦 拾起來拿走，不要跟我裝模裝樣。我知道你手上那一點錢早就跟金子買手鐲，打了環子了。（對着花）你個活妖精。

星 好，媽，我走了。您好好地保重身體，多穿衣服，門口就是火車，總少到鐵道上來。

焦 (急躁地) 知道，知道，不要廢話，快走。

花 哼，媽不希罕你說這一套，還不快走。

焦 誰說的？誰說不希罕？兒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他說得好，我愛聽，要在我面前挑撥是非！大星，滾滾滾！別在我耳朵前面煩的慌。快走！

星 噯！噯！走了！(低聲) 金子，我走了。

【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。】

焦 (忽然) 回來！

星 幹什麼？

焦 (厲聲) 你回來！(星怏怏地又走回來。) 剛才我給你的錢呢。

星 (拿出來) 在這兒。

焦 (伸手) 給我，叫我再數一下。(星又把錢袋交給她，她很敏捷地摸着裏面的錢)

數口裏唸叨着。

花（狠狠地看她一眼）媽，您放心！大星不會給我的。

焦（數好，把錢交給大星）拿去，快滾！（忽然回過頭向金子，低聲，狠狠地。）哼，迷死

男人的狐狸精。

【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。】

焦 你看什麼？

花 誰看啦？

焦 天黑了沒有？

花 快黑了。

焦 白傻子！白傻子！白傻子！白傻子！白傻子！（無人應聲。）

花 您幹什麼？

焦（自語）怪，天黑了，他該還給我們斧子了，哼，這王八蛋又不知在哪兒死去了！

——走，回家去，走！

花（失神地）噫，回家。（手伸過去。）讓我扶您。

焦（甩開她的手）去！我不要你扶，假慇懃！

【焦氏向左面軌道走，花氏不動，立在後面。遠遠由右面又聽見白傻子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」起來，似乎很高興地。】

焦 金子！你還不走，你在幹什麼？

花（看見遠遠白傻子的怪樣，不由笑出。）媽，您聽，火車頭來了。

焦（怪癖地）你不走，你想等火車頭壓死你。

花 不，我說是白傻子！

焦 白傻子？

花 噫。

【火車「吐泥圖吐」地由右面軌道上跑進來，白傻子一雙手疾迅地旋轉，口裏嗚嗚地吹着汽笛。】

焦（聽見是他，嚴厲地）狗蛋！

白（瞥見焦大媽，斜着眼，火車由慢而漸漸停止。）吐兔圖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

焦 狗蛋，你滾到哪兒去了？

白（望望焦，又望望花氏。）我——我沒有滾到哪兒去。

焦 斧子呢？

白（想起來，昏惑地。）斧子？

花 你想什麼？問你斧子在哪兒呢？

焦（厲聲）斧子呢？

白（懼怕地）斧子叫——叫人家搶——搶去了。

焦 什麼？

白 一個癩——癩子搶——搶去了。

焦（低聲）你過來。

白（莫明其妙地走過去。）幹——幹什麼？

焦 你在哪兒？

白（笑嘻嘻地）這兒！

焦（照着那聲音的來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臉上。）這個傻王八蛋，帶我去找那個癩子去！

白（摸着自已的臉，沒想到！）你打——打了我！

焦 嚶，我打了你！（傻子哇地哭起來。）你不去？

白 我——我去！

焦 走！（把拐杖舉起一端，交給傻子，他拿起，於是在前，瞎婆子在後走向右面去。）

〔一陣野風，颯得電線又嗚嗚的，巨樹轟立原野，葉子嘩嘩地響，青蛙又在塘邊咕噪起來。〕

〔焦花氏倚着巨樹，凝望天際，這時天邊的紅雲逐漸幻成烏雲，四週景色翳翳，漸暗下去。大地更黑。〕

了。她走到軌道上，蹲坐着，拿起一塊石頭輕輕敲着鉄軌。

〔由左面基道背後，蹣手蹣腳爬出來仇虎，他手裏拿着那副敲斷的鉄鍊，緩緩走到焦花氏的身後。〕

花（察覺身旁有人，忽然站起）誰？

仇 我！

花（嚇住）你是誰？

仇（搓弄鉄鍊，陰沉地）我——（慢慢地）你不認識我？

花（驚愕）不，我不認識。

仇（低啞地）金子，你連我都忘了？

花（迫近，注視他，倒吸一口氣）啊！

仇（悻悻地）金子，我可沒忘了你。

花 什麼，你——你是仇虎。

仇 噫，（恫嚇地）仇虎回來了。

花 (四面望望)你回來幹什麼?

仇 (誘惑地)我回來看你。

花 你看我(不安地笑一下)你看我幹什麼——我早嫁人了。

仇 (低沉地)我知道,你嫁給焦大,我的好朋友。

花 噯。(忽然)你(半晌)從哪兒來?

仇 (指着天際)遠,遠,老遠的地方。

花 你坐火車來的?

仇 噯,(蒼涼地)「吐兔鬪吐」——會兒就到。

花 你怎麼出來的!這兒又沒有個站。

仇 我從火車窗戶跳出來,(指鐵鐐)帶着這個。(銀鐺一聲,把鐵鐐扔出,落在野塘

水邊上。)

花 (有些懼怕)怎麼,你——你吃了官司了。

仇 嚶！你看看（退一步）我這副神，好不好？

花 （才注意到）你——你癩了。

仇 嚶，癩了。（忽然）你心疼不心疼？

花 心疼怎麼樣，不心疼怎麼樣？

仇 （猶笑）心疼你帶我回家，不心疼我搶你走。

花 （忽然來了勇氣，潑野地）醜八怪，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，小心叫火車壓死。

仇 你叫我什麼？

花 醜八怪，又癩又駝的短命鬼。

仇 （甜言蜜語，却說得誠懇）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，這些年我沒有死，我就爲了你。

花 （不在意，笑嘻嘻）那你爲什麼不早回來？

仇 現在回來也不晚呀。（迫近想拉她的手）

花 (用開)滾滾滾!你少跟我說好聽的,醜八怪。我不愛聽。

仇 (狡黠地)我知道你不愛聽,你人規矩,可你管不着我愛說真心話。

花 (膘他一眼)你說你的,誰管你呢?

仇 (低沉地)金子,這次回來,我要帶你走。

花 (睨視,又住腰)你帶我到哪兒?

仇 遠,遠,老遠的地方。

花 老遠的地方?

仇 噲,坐火車還得七天七夜。那邊金子鋪的地,房子都會飛,張口就有人往嘴裏送飯,睜眼坐着路會往後飛,那地方天天過年,吃好的,穿好的,喝好的。

花 (眼裏閃着妬羨)你不用說,你不用說,我知道,我早知道,可是,虎子,就憑你——

仇 (捺住她)你別往下講,我知道,你先看看這是什麼! (由懷裏掏出一個金光燦

爛的戒子,上面鑲着寶石,舉得高高的。)這是什麼?

花 什麼，(大驚異)金子!

仇 對了，這是真金子，你看，我口袋還有。

花 (翻翻眼)你有，是你的。我不希罕這個。

仇 (故意地)我知道你不希罕這個，你是個規矩人。好，去吧!(一下扔在塘裏)

花 (惋惜)你——你丟了牠幹什麼?

仇 你既然不希罕這個，我還要牠有什麼用。

花 (笑起來)醜八怪!你真——

仇 (忙接)我真想你，金子，我心裏就有你這麼一個人!你還要不要，我懷裏還有的
是。

花 (驕傲地)我不要。

仇 你不要，我就都扔了牠。

花 (忙阻止他)虎子，你別!

仇 那麼，你心疼我不心疼我？

花 怎麼？

仇 心疼就帶我回家。

花 不呢？

仇 我就跳這坑裏淹死！

花 你——你去吧！

仇 (故意相反解釋) 好，我就去！
(跑到花氏後面，要往下跳。)

花 (一把拉住仇) 你要做什麼？

仇 (回頭) 你不是要我往下跳？

花 誰說的？

仇 哦，你不——那麼，什麼時候？

花 (翻了臉，斂住笑容) 幹什麼？

仇 (沒想到) 幹什麼?

花 噯?

仇 到——到你家去, 我好跟你——

花 (又翻了臉) 你說怎麼?

仇 (看出不是顏色) 我說好跟你講講, 我來的那個好, 好地方啊!

花 (忽然忍不住, 笑起來) 哦, 就這樣啊! 好, 那麼, 就今天晚上。

仇 今天晚上?

花 噯, 今天晚上。

仇 (大笑) 我知道, 金子, 你一小就是個規矩人。

花 (忽然聽見右面有拐杖探路的聲音, 回過頭看, 驚慌地) 我媽來了! 醜八怪, 快

點跟我走。

仇 不, 讓我先看看她, 現在成了什麼樣。

花 不！一把拉住仇虎）你跟我走。

〔仇虎慌慌張張地隨着花氏下。〕

天大黑了，由右面走進焦氏，一手拿着斧子，一手是拐杖，後面跟隨白傻子。〕

焦 金子！金子！

白。（有了理，興高采烈地。）我就知道那斧子不會拿走，用完了，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兒。你看，可不是！

焦 狗蛋，你少廢話（嚴厲地）金子，你記着，大星頭一天不在家，今天晚上，門戶要特別小心。今天就進了賊，掉了東西，（酷毒地）我就拿針戳爛你的眼，叫你跟我一樣地瞎聽，見了沒有？

白 唏！唏！

焦 狗蛋，你笑什麼？

白 你……你家新媳婦早……早走了。

焦 (立在鐵軌後巨樹前，森森然) 啊！早走了！

〔忽然遠處一列火車駛來，輪聲軋軋，響着汽笛。機車前的探路燈，像個怪物的眼，光芒萬丈，由右面射入，漸行漸近。〕

白 (跑在道旁，跳躍歡呼) 火車！火車！火車來了。

〔機聲更響，機車的探路燈由右面漸射滿焦氏的側面。〕

焦 (立在巨樹下面像一個死屍，喃喃地) 哼！死不了的狐狸精，叫火車壓死她！

〔原野裏一列急行火車如飛地奔馳，好大的野風！探路燈正照着巨樹下的焦氏，看見她的白髮和衣襟在疾風裏亂抖。〕

(幕急落)

第一幕

序幕後十天的傍晚，在焦大星的家裏。

天色不早了，地上拖着陽光慘黃的影子。窗帘拉起來，望出去，展開一片莽莽蒼蒼的草原，有密雲低低壓着天邊，黑森森的。屋內不見人，暮風吹着遠處的電線桿，激出連續的淒厲的嗚嗚聲音。外面有成羣的烏鴉在天空盤旋，……盤旋，……不斷地呼嘯，……風聲略息，甚至於聽得見鳥的翅翼在空氣裏急促地振激。漸漸風息了，一線陽光也隱匿下去，外面升起秋天的霧；草原上灰沉沉的。厚霧裏不知隱藏着些什麼，閑寂無聲。偶爾有一二隻烏鴉在天空飛鳴，濃霧漫沒了昏黑的原野。

是一間正房，兩廂都有一扇門，正中的門通着外面，開門看見近的是籬牆，遠的是草原，低雲，和鐵道附近的黑煙。中門兩傍各立一窗，窗向外開，都支起來，低低地可以望見遠處的天色，和巨樹，正中右窗上懸一幀巨圖，油漬的焦闡王半身像，穿着連長的武裝，濃眉，凶惡的眼，鷹鉤鼻，整齊的鬚鬚，彷彿和善地微

笑着，而滿臉殺氣。旁邊掛着一把鏽損的軍刀。左門旁立一張黑香案，上面供着猙獰可怖，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薩，跌坐在紅色的綢帘裏。旁邊立一焦氏祖先牌位。桌前有木魚，有烏黑的香爐，蠟台和紅拜墊，有一座巨大的銅磬，下面墊起褪色的紅棉氈，焦氏跪拜時，敲下去，發出陰沉沉的空洞的聲音，彷彿就是從那菩薩的口裏響了出來的。現在香爐裏燃着半股將燒的香，火熊熊然，黑臉的菩薩照得油亮油亮的。燭台的蠟早滅了，剩下一段殘骸，只有那像前的神燈放出微弱的火焰。左牆巍巍然豎立一隻暗紅的舊式立櫃，櫃頂幾乎觸到天花板，上下共兩層，每層鑲着巨大的圓銅片，上面有老舊的黃鎖。門上貼着殘破的鐘馗捉妖圖，右窗前有一架紡線機，左面是搖籃，裏面的孩子已經睡着了。暗黑的牆上掛着些零星物事。在後立一張方桌，圍着幾張椅子和長凳。

開幕時，遠處有急促的車笛聲，彷彿有一列車隱隱駛過，風在吹，烏鴉在天空成羣地呼喚，屋裏沒有一個人。

漸漸由右屋傳出一個男人粗啞的聲音，低低唱着：「正月裏探妹正月正，我與那小妹妹去逛花燈。花燈是假的，嚇妹子，我試試你的心哪，嗷哈呀呼嘿！」中間夾着粗野低沉的笑聲。

裏面男人的聲音（沉鬱地）金子！金子！你過來！

裏面女人的聲音（低低地）我不！我不呢！

裏面男人的聲音（粗啞地）金子！你坐這兒！（彷彿一把拉住她。）

裏面女人的聲音（掙開）你放開我！你放下手，有人來！（忽然掙脫了）有人來！

〔花氏由右屋走出來，前額的黑髮一縷一縷地垂着，蓋住半邊臉，眉眼裏更魅惑。她穿一件紅綢襖，黑緞褲，髮髻扎着紅絲線，腕上的金色手鐲鏗鏘地擺動着。〕

花氏（回過頭笑）討厭！醜八怪！（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額的黑髮理上去又垂下來。）

出來（順便用牆上的鏡子照一下，怪動人的臉上浮滿了笑容，她走向左面支起的窗前，屏住氣息，望望裏面的男人又唱起小調。她伶俐地走到右門口，低聲地）別唱啦！外面沒有人，還不滾出來！

〔由右面走出仇虎。仇虎改了打扮，黑緞袍，血紅的裹子，腰扎藍線帶，敞開領，扣子只繫了幾個，一手

提著舊的絨帽，一手拈着一朵紅花，一跛一跛地走進來。

花 走吧，天快黑了。

仇 (抬頭望望遠處的密雲) 天黑得真早啊！

花 立了秋快一個月了，快滾滾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窩去吧，省得冬天來了凍死

你這強盜。

仇 找窩？這兒就是我的窩。(盯住花氏) 你在哪兒，哪兒就是我的窩。

花 (低聲地) 我要走了呢？

仇 (扔下帽子) 跟着你走。

花 (狠狠地) 死了呢？

仇 (抓着花氏的手) 陪着你死！

花 (故意呼痛) 啲！(預備甩開手)

仇 你怎麼啦？

花 (意在言外)你抓得我好緊哪!

仇 (手沒有放鬆)你痛麼?

花 (閃出魅惑,低聲)痛!

仇 (微笑)痛——你看,我更——(用力握住她的手)

花 (痛得真大叫起來)你幹什麼,死鬼!

仇 (從牙縫裏迸出)叫你痛,叫你一輩子也忘不了我! (更重了些)

花 (痛得眼淚幾乎流出)死鬼,你放開手

仇 (反而更緊了些,咬着牙,一字一字地)我就這麼抓緊了你,你一輩子也跑不了。

你魂在哪兒,我也跟你哪兒。

花 (臉都發了青)你放開我,我要死了。醜八怪。

〔仇虎臉上冒着汗珠,苦痛地望着花氏臉上的筋肉痙攣地抽動,他慢慢地放開手。〕

花 (眼神冒着火,人一絲也不動)死鬼,你……

仇（慢轉過身，正臉凝望着花氏，苦痛地）你現在疼我不疼我？

花（咬住嘴唇，點點頭）嗚疼！（惡狠狠地望着他，慢而低地）我——就——這——

麼——（忽然向——仇虎的臉上——）疼！你（重重打下去）滾出去！

【半响】

仇（一轉不動，眼盯住她，漸低下頭。走到方桌傍坐下，沉思地）哼，娘兒們的心變

——變得真快！

花（立在那裏，揉撫自己的手，一聲不響。）

仇（站起來，眼也不眨）金子？

花（望望地，不同頭。）幹什麼？

仇（舉起手上的花，斜眼望着她）這是你要的那朵花，十五里地替你找來的。（遞

給她。）

花（看了仇一眼，又回過頭，不睬他。）

仇 拾去！把花扔在花氏面前。我走了。（走向甲門。）

花 （忽然）回來，把花替我檢起來。

仇 沒有工夫，你自己檢。

花 （命令地）你替我檢！

仇 不願意。

花 （笑迷迷地）虎子，你真不檢？

仇 嚥，不檢，你還吃了我？

花 （走到仇的面前，瞟着他。）誰敢吃你！我問你，你要不要我？

仇 我！望花氏，不得已搖了搖頭。）我要不起你。

花 （沒想到）什麼？

仇 （索性逼逼她）我不要你！

花 （驀然變了臉）什麼？你不要我？你不要我？可你爲什麼不要我？你這醜八怪，活妖

精，一條腿，羅鍋腰，大頭鬼，短命的猴崽子，罵不死的強盜。野地裏找不出第二個

「尸××」烏。外國雞……（拳頭兩似地打在仇虎鐵似的胸膛上）

仇（用手支開她，然而依然亂鼓一般地垂下來）金子，金子，你放下手！不要喊，你聽，

外邊有人！

花 我不管！我不怕！（迅疾地，頭髮幾乎散下來）你這醜八怪，活妖精，你不要我，你敢由你說不要我！你不要我，你爲什麼不要我，我打你！我打你！我跟你鬧！我不管！有人我也不怕！

「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：『大星媳婦！大星媳婦！』」

仇（摔開她，跑到窗前眺望）你看，有人，有人在籬笆門那兒叫！

花（突停）誰（躡足，迅疾地沿着牆走到窗前）這會兒會是誰？

仇 別嚷，你聽！

「有一個彷彿喝醉了的人，用他的破鑼鑿子含糊地唱着：『送情郎送至在大門外，問一聲我的郎，你多咱回來？回來不問給奴家一個信，免的是叫奴家掛在心懷！』」

「唱到最末一句，戛然停止，那人敲着籬笆門，喊：『大星媳婦，大星媳婦開門哪！』」

仇 你聽，他在喊你！

花 （看不清楚，納悶）誰呢？（外面的人又在喊，『大星的媳婦！開門！』）哦，是他！這個老東西又喝多了。

仇 誰？

花 常五！

仇 （詫異）什麼，這個老傢伙還沒有死。

花 就是他，（厭惡地）不知又來這兒探聽什麼來了。

仇 探聽？

花 這兩天他沒事就到這兒來，說不定我婆婆托他來偷偷看我一個人在家做什

麼啦！

仇 好，金子，我進去，你先把他打發走。

花 (一把抓住他) 不要緊，你先別走！(睨視) 哼，就這麼走了？

仇 (猜出，故意地) 幹什麼？

花 (指着地上的花) 你跟我把花檢起來！

仇 我，我不檢。

〔外面叫門叫得緊。〕

花 (不動聲色) 你聽！

外面的常五 (急燥地) 大星媳婦，大星媳婦，焦大媽，開門！開門！我就要進來了！

仇 (諦聽，睨望着金子) 他要進來！

花 (乖張地) 你不檢，開門就讓他進來抓你。

仇（怒然）你這娘兒們心好狠。

花 狠哼，狠的還在後頭啦！

仇（吃一驚）『狠的在後頭！』好！這句話倒像是學着我說的。（打量她一眼。）

【外面又在叫喊。】

花（又住腰）仇虎，你檢不檢？

仇 你看（彎下腰）我這不是……（拾起那朵花，遞給花氏）其實，你叫我檢，我就檢

又算個什麼？

花（一手搶過那朵花）我知道這不算什麼。可我就是這點脾氣，我說哪兒，就要做

哪兒，（招手）你過來！

仇（走近）幹什麼？

花 跟我插上。（仇虎替她插好花，她忽然抱住仇虎怪異地。）野鬼？我的醜八怪，這

十天你可害苦了我，害苦了我了！疼死了我的活冤家，你這壞了心的種，（一面說

一面昏迷似地親着仇的頸頸，面頰。）到今天你說你怎麼能不要我，不要我，現在我才知道我是活着，你怎麼能不要我，我的活冤家。（長長地親着仇虎，含糊地。）

嗯——

外面的常五（長悠悠地）大星的媳婦喲，你在幹什麼啦？快開門嘍！

花（還抱着仇虎，閉着眼，慢慢推開他。驀地回頭向中門，放開嗓音，一句一句地，也長悠悠地。）別忙，噢！常五伯，我在唸經呢，等等，我就唸完嘍。

外面的常五（嘆一口長氣）

仇（翻翻眼）唸經？你唸的是什麼經？

花（推他）你別管，你進去，我來對付。這兩天我婆婆常找他，瞎婆子不知存了什麼心，說不定從他嘴裏，探聽出什麼來，回頭你好好在門口聽，你看我怎麼套他說話，你聽着！（一面說，一面四處尋覓東西，找到繡成一半的孩子的鞋，摺好大半的錫箔簸籬，擺好了經卷，放正了椅子，都做好，一手教誥東西，一面唸。）小黑子的鞋，

——錫箔，筐籬，——往神錢，——椅子擺正，……（沒有弄錯，向仇虎）怎麼樣？

仇（讚美地，舉起拇指）第一！我當了皇上，你就是軍師。

花好，我開門。你進屋子當皇上去。（一溜烟由中門跑出。）

【半响】

仇（四週望望，滿腔積恨，凝視正中右窗上的焦闖王半身像。陰沉沉地牙縫裏擠出來。）哼，你看，你看我做什麼？仇虎夠交情，說回來，準回來，沒有忘記你待我一件的好處，十年哪！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血來，就等的是今天！闖王，你睜大了眼睛再看看我，（垂着自己的胸口）仇虎又回來了。（指像）你別斜着眼看我，我仇虎對得起你，老鬼，我一進你焦家的門，就叫你的兒媳婦在你這老臉上打了一把掌，哼，闖王，你還恬着臉，好意思對我笑？（狠毒地）你瞧着吧，這是頭一下！『狠的還在後頭呢。』老鬼，把眼睜得大大地看吧，仇虎不說二句瞎話，今天我就要報答你的恩典。——（忽然聽到外面有人說話，回頭望一下，又抬頭對善焦闖王惡笑。）現

在我先到你兒媳婦屋裏當皇上去。了。嚶！

【仇虎走進右屋。立時由中門現出花氏，後面隨着常五伯。常五年約有六十歲上下，一個矮胖子，從前有過好日子，現在雖不如往日了，卻也樂天知命，整日有說有笑，嘴裏安閑不住。好吹噓，記性又不好，時常自己都不知扯到那裏，心裏倒是爽快老實。喜歡喝兩盅酒，從前的放蕩行爲也並不隱瞞亂說出來，他是個過了時的鄉下公子哥，老了還是那付不在乎的調調兒。他的鬚髮，很別緻，頭已經露了頂，手裏提着一隻精細的鳥籠，天色晚，用綢罩蓋起來。他穿一件古銅色的破舊的緞袍，套上個肥坎肩。與致高，性情也極隨和，他待着自己的鳥兒狗兒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樣。】

【他喝了點晚酒，興高采烈，邁進中門。】

花 常五伯您進來！（指着方桌旁椅子）請坐吧。

常 不，我說說話就走。

花 那麼，您先放下您的鳥籠，歇歇。

常 （呵呵地）也好，先讓我的鳥坐一會，叫她歇歇腿，我倒不累。（鳥籠放在桌上）

花 我跟您倒一杯茶。(倒茶。)

常 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(忽然想了一下)可也好就來杯白水吧，餵餵我的鳥，這鳥跟我一天，也該喝點水。(花氏把水遞給他。他接下添到鳥籠的水盂裏。一面說)我們的門真不好叫，其實一個籬門還用上什麼鎖，這都是你的婆婆，事兒多，沒事找事。我足足叫了好半天……大星媳婦，你在幹什麼？你剛才說你——(忽然一個噴嚏，幾乎把水弄洒，杯子放在桌上，自己笑嘻嘻地)呵，百歲！呵(又一個噴嚏)呵，千歲！(又一個)呵，萬歲！你看，這三個噴嚏叫我在這兒當了皇上了。

花 (變了顏色，鎮靜一下，也笑嘻嘻地)您當皇上，我做您軍師。

常 (倚老賣老)好，好，我封你爲御前軍師，管我的三宮六院。

花 常五伯，您凍着了，我跟您拿點燒酒，驅驅寒。

常 不用不着了，我剛喝了幾盞晚酒。秋天到了，早晚氣候涼。人老了，就有點擋不住。這點寒氣，不要緊，在屋裏呆一會就好。多喝了，我話多還不要緊，說不定就走不動，

回不了家。

花 那怕什麼？喝兩盅，有了錯，我叫狗蛋送您回家。

常 (望着花氏，想喝又有些猶疑，不好意思的樣子) 那麼，你叫我喝兩盅？

花 (引逗他) 家裏有的是好汾酒，辦喜事剩下來的。常五伯，我請您喝兩盅。

常 (很慷慨地) 好，那我就喝兩盅！

花 好，(預備酒杯，和酒) 您坐呀！

常 (坐在方桌旁) 大星媳婦，你剛才說你……你唸什麼？

花 哦，剛才我唸經呢。(放下杯子)

常 唸經？

花 噯！(倒酒)

常 (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) 巧啦，我剛買了一包大花生。(嚙一口酒，剝花生)

花 (低首斂眉) 常五伯，對不起您！(走到香案前，叩了一個頭，跪在紅墊上，喃喃禱

告敲一下磬，低低敲着木魚，虔心唱誦。」南無阿彌多婆夜，哆他伽多夜，哆地夜他，阿彌利都婆毗。阿彌利多，悉耽婆毗，阿爾唎哆，毗迦蘭帝，阿彌唎哆，毗迦蘭多，

……

常（詫異地應了起來，走近花氏。）你在唸些什麼？

花（搖搖手，更虔誠地。）「……伽彌膩，伽伽那，枳多伽利娑婆訶。」（又敲兩下磬，

深深拜三拜，肅穆地立起來。）常五伯？

常（肅然起敬）我沒有來，你一個人，就唸這個？

花 噫。

常 這叫什麼？

花 我唸的是往生咒，替我們公公超度呢！

常（啞啞嘴，搖頭，讚嘆地。）好孝順的媳婦，你想替閻王超度？

花（祥光滿面）公公在世的時候殺過人。

常（爽直地笑起來）多多唸吧，我看不超度也罷，閻王倒也該進地獄下下油鍋。

花 喲，菩薩您這說的是什麼話，我們做兒女的怎麼聽得下去？

常 得罪，得罪！大星媳婦，閻王跟我二十年老朋友，我這倒也說的是老實話。（剝

開顆花生）你婆婆還沒有回來？

花 這兩天下半晌就出去，到了煞黑才回來。

常（有意義地）你知道她在幹些什麼？

花（馴順地）老人家的事，我們做小輩的哪敢問。（探聽一下）不過我彷彿聽見她

老人家時常找那廟裏的會看香的老姑子，就是那個能唸咒害死人的老神仙，

常（喝口酒）我也在那廟裏看見她，奇怪，一個瞎老婆子在那裏跟老姑子拜神唸

咒，鬧些什麼。唉，你們焦家人都有點猜不透，外面看着挺好，裏面都不知玩的什麼

把戲。我就不愛看這個，——自然，金子你除外。你是個正派人，不過你也得小心，年

紀青青，長得又花兒似的，一個不留神，就會叫——哦，大星還沒有回家。

花 (嚴嚴警備，盯着他。) 大星剛出門不兩天，哪能就回來。

常 (四週望望，低聲。) 大星的媳婦，我問你，你婆婆待你怎麼樣？

花 哦，(翻翻眼，心裏打算。) 您問，我婆婆待我呀？

常 噫？

花 (忽然明快地) 那自然不錯，待我好着呢？親生親養的媽待我也不過是這樣。

常 (咳嗽一聲) 可我……我總覺得你們婆媳倆有點不對付。

花 誰說的？(拿起小黑子的鞋，一針一針做起來。) 過着好好的日子，這是誰說的？

常 (又咳嗽一聲，搖搖頭。) 怪，怪，你們家裏的事沒法明白。你說你婆婆好，你婆婆這

兩天當着人也說你不錯，可背後，背後總——(忽然搖搖頭) 我不說了，我還是不

說的好。

花 (放下針線，笑着。) 說呀，常五伯，(眼偷偷地盯着) 家務事說說講講有什麼怕的？

常 (醉意漸濃) 不，不好。說了我就是搬弄是非，長舌頭，我這個人頂不願意管人

家的家務事。

花 常五伯，（走到方桌傍）您不是外人，我年紀小，剛做兒媳婦，有什麼錯，您不來開導開導，還有誰肯管哪來？（斟一杯酒）常五伯，你再喝一盅。

常 （笑迷迷地）好好，我喝，我自己喝。（一口灌下。）

花 嗯，（期盼地）常五伯，您說我婆婆背後怎麼樣？

常 （望着她）你婆婆背後叫我——嗯，我看還是不說的好，說了你婆婆又埋怨人。

花 （停，悻悻地）好，不說就不說吧。（又走回去拿起針線。）

常 （搭訕着）你要我說？

花 （又笑迷迷地）隨便您，常五伯。

常 （忍不住）好好，我說，我說（囉嗦地）這可是你叫我說的。

花 （挑她的花）常五伯，我可沒有叫您說。

常 好好，好好，我自己願意說。我告訴你，我不是搬弄是非，你婆婆背後叫我沒事就

看（讀陰平）着你。

花（咳嗽一聲，慢慢地）哦，您看（尖酸地）她老人家多疼我！

常 不是看你，你聽錯了，是看（讀陰平）着你。她說現在你們家裏忽然有點——有點不大安靜。

花 哦！（領悟）不安靜？

常 噯，不大安靜？她說她一個人，眼又瞎，看不見，很不放心。

花 家裏有什麼不安靜？

常 說的是呀，我看（四面望）怪好的，怪安靜的。難道有你這賢慧媳婦，現在家裏還會藏個野漢子。

花（翻翻眼）噯，可那也難說。

常（吃了一驚）怎麼？

花（警嚇）您不是第一個就信她老人家的話，跑到我們家裏來搜查來了麼？

常（紅了臉）嚇，這是怎麼說的。誰說信她的話，（指點着）她的話我這耳朵進去，這耳朵就出來。嚇，這是怎麼說的！

花（慢慢地）您不信就好了。您是年高有德的人，您公公道道地說一句勝過我們小人說一萬句。

常（摸摸鬍子）你說的不錯，說的不錯。我向來好說公道話，像你這樣賢德媳婦，丈夫出了門，婆婆不在家，一個人，孤苦伶仃，在家裏唸經做活，真是千中不挑一，萬中不挑一。

花 您多誇獎了。常五伯，您再喝一盅吧。

常 好好，我自己來。

花（故意吃了一驚）喲，酒還是涼的，您看我，真是我跟你熱熱去。

常（更愉快）不用，不用了。這樣好，這樣好。金子你，真是個好兒媳婦，又聰明又懂事，又孝順，我的兒子要娶了這麼個兒媳婦，蓋上棺材蓋我都是樂呵呵的。（又半

盅酒)回頭,金子大星一會兒回來,我一定得在他面前爲你說幾句公道話?

花 (吃一驚)什麼,您說什麼?

常 (瞪瞪眼)我要說幾句公道話呀?

花 (焦切地)您說大星一會兒就回家?

常 啊?你不知道?——(忽然想起)啊,(敲敲自己的腦袋)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訴

你的。可我又說出來了。不過這也不怪我,(自解)喝點酒,話就多,那有什麼法子?

花 (冷不防)誰叫他回來的?

常 (冒失)自然是我!不是你婆婆!是她托我去叫大星回家,趕快回家,——

花 您就叫他去了?

常 (無可奈何的神氣)嗯,我有什麼法兒,誰叫我天生脾氣好,好說話。你叫我去,我

也不是一樣地去,這……這也不能怪我。

花 (壓制笑)大星回家是個喜信,怎麼提得上怪呢?哦,(彷彿不在意)大星沒說準

什麼時候回來？

常 倒沒說準，說不定是今天晚上？說不定是明天早上，也說不定就是這一會。

花 哦！（沉思）討厭，這針真不好使哦，我婆婆托您的時候，沒求您帶個什麼話？

常 也……也沒說些什麼！她就說家裏亂哄哄的，彷彿半夜裏直進人。

花 （大驚失色）哦，進來人？（一針戳了拇指呼痛）喲！（放下針線）

常 怎麼啦？

花 針扎了手，不要緊的哦，（沉靜地）那會是誰呢？

常 說的是呀！她可說要大星趕快回來，說家裏要有一雙眼睛，才看得明白。

花 （又拿起針線，笑笑）這不是一雙眼睛？

常 說的是呀！你看，（指她）這不是眼？（指自己）這不是眼？反正，她說的是亂七八糟，

胡說一大泡。你這個婆婆瞎了眼，疑心病就重，沒有法子。

花 您看，（抬頭）我婆婆是不是犯了點瘋病！

常（很肯定地）噫，有有有點！

花半……半夜裏家裏會進人，這不是瘋話！

常噫，瘋話誰相信，可金子，你也得小心，年紀青青，長得挺俊，這裏又四面不靠人家，

——（忽然，咳嗽一下，四外望望，又重重咳嗽一聲。）

花 您幹什麼？

常（秘密低語）你——你們這屋子有人沒有？

花（驚愕）人？

常怪，這屋子怪不對的。我問你，家裏藏着什麼人沒有？

花（翻了臉）藏誰？青天白日，我一個婦道會藏誰？

常誰說你大星媳婦，我說你一個人在屋裏不小心，說不定就有強盜偷進來。

花強盜哪個強盜敢偷焦閻王的家？

常金子，你不知道這個強盜專找你們家裏來？

花 哦，那會是誰？

常 (指着花的活計) 誰？我問你，你手裏繡的是什麼？

花 小黑子的鞋。

常 不，我說你繡的花？

花 哦，這個——虎！

常 (低聲) 就是他——虎回來了！

花 虎？誰呀？

常 你不明白，虎！仇虎回來了！

花 (佯做不知) 仇虎？仇虎是幹什麼的？

常 (詫異) 你不知道？仇虎？你差一點都要嫁給他，你會不知道？

花 常五伯，您喝酒就喝酒，別胡說八道的。

常 真的！你爸爸十來年前就把你許給仇虎！

花 哦。

常 後來，仇虎家倒了，吃了官司，他才改了主意，把你又許給閻王當兒媳婦，這麼要緊的事，你就會不知道。

花 我爹媽活着的時候就沒有提過。

常 我告訴你，仇虎這次回來是要跟你們焦家大小算賬的。你可少惹他，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輕，閻王結下的仇可得由你們解了。

花 不是大星就要回來麼？

常 （提起鳥籠）嗯，大星回來不也是白搭，窩囊廢，他哪對付得了仇虎？（忽然回

過頭）你見過仇虎麼？

花 沒，沒有。您從前見過？

常 那還用說。我告訴你，要多醜就有多醜，羅鍋腰，竇王臉，粗大個，滿身黑毛。你見着

他告訴我，送到偵緝隊就是大洋錢，你聽見了沒有？

花 知道，知道。您要走了！

常 (走到門口，又想起，低聲) 你知道仇虎回來的事是誰告訴我的？

花 誰？

常 你婆婆。

花 (懼駭) 什麼，她！她怎麼會知道？

常 她說鐵路上的人告訴她的。她說仇虎就躲在這一帶，偵緝隊正在搜着呢？

花 哦！(小孩啼哭) 常五伯，小黑子快醒了，我要看孩子，不送您老人家了。(走到搖

籃那裏輕輕推搖)

常 哦，小黑子！也走到搖籃傍邊。哼，這孩子真像他死了的媽，怪可憐相的。(打了

個呵欠) 我走了，啊！(走到門口) 哦，金子，乘你婆婆沒回來，把那酒瓶裏添足了涼

水，別說我在你這兒喝不化錢的酒來了。我在這兒什麼話也沒有說，聽見了沒有？

唏，唏，(打開門，外面籠滿秋霧) 呵，這是什麼天氣，好好地又下起霧來了。

【常五提着鳥籠，興高采烈地走出中門。出了門又聽見他唱起『送情郎送至大門外……』】

【孩子又不哭了，花氏忙走到窗前，向外望了望，立刻走到右門後。】

花 仇虎！仇虎！

【仇虎由右門走出。】

仇 （憤恨地）他走了？

花 走了。（望望仇虎的臉）哦，你都聽見了。

仇 噫，（陰沉地）他們知道我回來更好，（望着閻王的相）閻王你害了我一次，你還能害我兩次，來吧！仇虎等死呢！

花 等死？等死？（徘徊，低聲喃喃）爲什麼等死？爲什麼要等死？（搖頭）不！不！不！我們，我們——（慢慢抬頭上望，忽然——）仇虎，仇虎！你看，你看……

仇 什麼？

花 （跑到仇虎身傍）你看！你看（恐怖地叫起來）你看，往上看。

仇 什麼？

「外面天更暗了。」

花 相片！相片！（失了顏色）他看着我，他看着我。

仇 誰？

花 （低頭，縮成一團。）閻王，閻王的眼動起來——他——他活了，活了！

仇 （抱着花氏，眼盯着昏暗裏的焦閻王的相片。）胡說！胡說！還不是張相片，你別瞎見鬼。

花 真的！真的！（漸漸恢復自己的意識。）虎子你沒看見真的，我方才真看見他對
我笑，叫我：

仇 呸！（向上啐了一口。）閻王，你要真活了，你走下來，仇虎倒等着你呢。（推着花氏）
你看，他還動不動？

花 （偷偷抬起頭望望。）他……他不動了。

仇 (警告) 金子，你以後別這樣胡喊。

花 我向來不的，不過，剛才我實在是看見——

仇 金子，不要再說了。

花 虎子，我……我有點怕。虎子，你到窗戶那裏看看去。

仇 有什麼？(走到窗前望望)外面什麼也看不見，霧下大了。

花 下了霧？

仇 嗯，大霧。

花 (失神地)我怕的很！

仇 怕什麼？

花 (沉思地)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來！

仇 嗯？

花 (一直沉思地)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說些什麼？

仇 哼，大星還有什麼說的，他從我手裏把你搶過來。

花 (低頭) 不是他，這怪他爸爸，他原來並不肯要我。

仇 哼！

花 虎子，你先走，你快走吧。省得他回來碰見你。

仇 好，我走。可是金子你沒有忘記你剛才對我說的話：

花 (抬頭) 什麼？

仇 你說你要離開這兒？

花 嗯：我要走。這兒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霧。只有我那瞎子婆婆跟我在一塊，她恨我，我恨她。大星是個窩囊廢，沒有一點本事。他是他媽的孝順兒子，不是我的爺兒們。

「霧裏遠遠有火車汽笛聲，急行火車由遠漸近。」

仇 金子，你要上哪兒？

花 遠，(長長地) 遠遠的——(托着腮) 就是你說那有黃金子鋪地的地方。

仇（慘笑）黃金？哪裏有黃金鋪地的地方，我是騙你的。

花（搖頭）不，你不知道，有的。人家告訴過我說，有我夢見過。

仇 金子，大星回來——

「霧裏的火車漸行漸遠，遠遠有一聲悠長的尖銳的車笛。」

花（假想）你別說話，你聽，到那個地方，就坐這個。『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』坐着火車，一直開出去，開開到天邊外。哼，我死也不在這兒呆下去了。

仇 金子，你知道，大星回來——

花（忽然）你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麼？有一天我梳着油亮亮兩個小辮，在我家裏小窗戶下面紡着線等你？

仇（眼睛發着有光）嗯，那時，我爸爸還活着，我天天跟着爸爸在田裏看地放牛。

花 我還記得那時我紡線時唱的歌呢：『大麥綠油油，紅高粱漫過山頭了，我從窗口還望不見你，我的心更愁了，更——』

仇 (忽然硬起來) 別說了, 你忘了大星要回來啦麼?

花 (從回憶中喚醒) 哦, 是, 是虎子, 你快走吧!

仇 金子, 你是真想走麼?

花 (又恢復她平時硬朗朗的態度) 誰騙你?

仇 那我回頭還要來。

花 回頭不, 那你千萬別! 大星就許回了家?

仇 哦?

花 瞎子一定在屋裏。

仇 她敢怎麼樣?

花 敢怎麼樣? 送你到偵緝隊, 怎麼跑出來的再怎麼送回去。

仇 哼, (沉思地) 瞎婆子! 瞎婆子! (索性坐下) 那我不走了! 看她怎麼樣?

花 (抓着仇的臂膊) 你幹什麼?

仇（忽然立起）好，我們索性回屋裏坐一會，我們倆再敲敲。（拉着花氏的手）

花 不，你走，你別做死！

仇（回頭向中門）哼，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蝸子碰上十寸的蜈蚣，今天我們誰也不含糊誰，我得先告訴她，我仇虎就在這兒。哼，明地來了不黑地裏走。跟她先說個明白，叫她吃一付開竅順氣丸，先有個底。

花 不，不，虎子，你得聽我的話，聽我的話，聽——聽——聽我的——

【中門慢慢開了，花氏懼怕地回過頭去。焦母扶着拐杖走進來，臉上罩上一層嚴霜，一聲不響地立在門口。她手裏抱着一個小紅包，耳朵彷彿代替了眼闔四下搜索。】

花（嘆一口長氣）哦，媽媽。

【仇虎呆在那裏。】

焦（冷酷地）哼，你在唸叨些什麼？

【半晌。仇虎正想大模大樣地走近焦氏，焦花氏忙以手示意，求她

【仇虎望望焦氏，望望金子，蹣足向右門走去。】

焦 (忽然)站着(仇虎又楞在那裏)誰?

花 誰?(不安地笑着)還不是我!(忽然做出抱着孩子的樣子)

眠歌(噯~~~~~噯~~~~~噯!聽話呀,噯~~~~~噯! (懇求地望着仇虎仇

虎又想走近焦氏)小寶貝要聽話呀,(一面又望焦氏)聽話睡覺啊,噯~~~~~噯

~~~~~噯!(望仇虎)聽話的寶貝有人疼啊,噯~~~~~噯! (望焦氏)小寶貝睡覺

啊,噯~~~~~噯! (回頭看仇虎慢慢邁入右門,緊張的臉顯出一轉微笑,對着

仇虎的背影)好孩子真聽話呀,噯~~~~~噯! (望着焦氏)好寶貝睡着了啊,

噯~~~~~噯~~~~~噯。

焦 (諦聽一刻,忽然)金子,你在幹什麼?

花 我在哄孩子呢!(低聲,孩子漸漸睡熟了)噯~~~~~噯。

焦 哄孩子?

花 媽，聲音小點。孩子剛睡着！（更低柔）噯~~~~噯~~~~噯。

焦 （明白她的謊，指窗前的搖籃）哼，孩子在這邊，我知道，我的祖奶奶！（正要向搖

籃走去。）

花 （掩飾）我剛把孩子抱過來的，您沒看見。

焦 （沒有辦法，嚴厲地）扯你娘的臊，你靠在桌子旁邊幹什麼？

花 （硬朗朗地）我渴，我先喝口水。

焦 你渴什麼，桌上沒有水！

花 （沒想到她知道這樣清楚）哦，沒——沒有——可是——

焦 （頭歪過去）滿嘴瞎話的狐狸精！（冷酷地）你過來。

花 （慢吞吞地）噯！（慢慢條斯理地把頭上的花插正了。）

焦 （走到香案前，把紅包袱放在上面）過來！

花 （惡狠狠地望着焦母，低柔地）就來？



焦 快過來，(拐杖在地上搗得山響)過來！(坐在香案傍的椅子)

花 (冷冷地)您要吓着孩子！(走過去)

焦 假慈悲。(指搖籃)他不是你的兒子。

花 噯，媽。(拖到焦母身傍)媽，我過來了。

焦 (一把拉住她的手)我摸摸你。

花 (吃了一驚，但是——)您摸吧！

焦 你穿的什麼？

花 (眼望前面)大紅襖，黑緞褲，(故意說出)過節大星做的。

焦 (恨惡地)哦，手上是什麼？

花 (斜眼)包金鐲子，白銀戒子，過節大星買的。

焦 (厭惡地)哼！(探到頭上，摸着仇虎的花，忽然)哦，這是什麼？

花 (不由得驚一下)哦，這個——花，媽。

焦 (逼得緊) 花誰給你的? 誰給你的?

花 (眼神一轉) 誰給的? (故意反問) 哼, 天上掉下來的地裏頭鑽出來的? (斜視) 我自個兒在門口買的。

焦 (被她衝撞回去, 却莫明其妙來了一股火) 買買這個做什麼?

花 (望着她) 昨兒格, 我夢着大星回了家, ——

焦 誰告訴你大星要回家?

花 誰也沒告訴我, 我不是說做夢做夢麼?

焦 做夢, 做什麼夢?

花 大星到家門口, 就跌一大跤, 我才想戴個紅花破破, 取個吉利。

焦 哼, 做個夢, 也要戴個花! 丟了牠, 等我死了你再戴, 大星娶了你這個狐狸精, 魂都沒有還, 要你戴上花兒, 棄兒地來迷他, 丟了牠!

花 (緩緩地) 嗯! (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, 不覺取下花來。)

焦 (嚴峻地) 扔在哪兒?

花 (沒有辦法, 把花扔在脚下, 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。) 在您腳底下。(用腳點了點。)

這兒!

焦 (倏地立起, 朝着那紅花狠狠地踹了又踹。) 你戴! 你戴! (彎下腰拾起花。) 拿去戴去! (踢成紛亂了的花向花氏擲去, 不想正打在花氏的臉上。) 死不要臉的賤貨, 叫你戴! 你戴戴到陰曹地府嫁閻王去。

花 (氣得臉發了青, 躲在一傍, 咬着牙。喃喃地) 我當了閻王奶奶, 第一個就叫大頭鬼來拘你個老不死的。

焦 (聽不清楚。) 你又叨叨些什麼?

花 我唸叨着婆婆好, 閻王爺一輩子也不請您吃上席去。

焦 (猜得明白) 嗯, 我死不了, 妖精, 你等着, 天有多長的命, 我就有多長的命。你咒不死我, 我送你們進棺材。

「遠遠又有火車在原野裏的鐵道上轟轟地馳過，不斷地響着嗚嗚的汽笛。」

花 媽，您聽！您聽！（盯住焦氏）

【遠遠火車汽笛聲。】

焦 聽什麼？金子，你的心又飛了，想坐火車飛到天邊死去。

花 誰說啦？（急於想支使她出去。）您不想出去坐坐，看看火車，火車在霧裏飛，好看  
得着呢？

焦 （用杖搗着地）我怎麼看？我問你，我怎麼看？

花 （想起支吾着）您——您不是說您沒有眼比有眼還看得準。

焦 （暗示地）嗯，我看得準，我看準了你是我們焦家的禍害。你的心一天變上十八  
個樣，我告訴你，火車是一條龍，冒着毒火，早晚有一天他會吃了你，帶你上西天朝  
佛爺去。

花 嗯，（慫恿地）您不喝口水，我跟你倒碗茶？

焦 不用，我自己來。你少跟我裝模裝樣，我不用你這麼對我假門假事的。

花 那麼，我回到我屋裏去了。

焦 滾吧。（花氏忙忙走了一半。）你站着，金子，我問你一句話，

花 嗯，媽。

焦 （慢慢地）你這兩天晚上打的什麼嚙怔？

花 誰，誰打嚙怔啦？

焦 半夜裏，你一個人在房裏嚙哩瓜啦地幹什麼？

花 我，我沒有。

焦 （疑惑地）沒有？屋裏面亂哄哄的，我走到門口又沒有了，那是幹什麼？

花 哦，（似乎恍然）您說那個呀！（笑）那是耗子，半夜我起來捉耗子呢。

焦 （低沉地）再以後要有耗子，你告訴我，你看見這個麼？（指查案前的鐵拐杖。）我

就用這條鐵拐杖打死他。

花 嗯，媽。（要向右屋走。）

焦 別走。你坐下。

花 嗯，（立在那裏。）

焦 （冷酷地）坐下。

花 我坐下了。（還立在那裏。）

焦 （嚴峻地）你沒有，我知道。（用拐杖搗着地厲聲）坐下。

花 （惡惡生生地望着焦氏，不得已地坐下去）嗯，媽媽。

焦 （露出一絲獠笑，暗示地）我告訴你一件事。

花 嗯，媽。

焦 昨天晚上我夢見一個惡夢——

花 哦，您也夢了個惡夢？

焦 （摸起錫箔，慢慢疊成元寶，一句一句地）我夢見你公公又活了，——

花 公公——活了？

焦 (不慌不忙地) 嗯，彷彿是他從遠道回來，可是穿一件白孝衣，從上到下，滿身都是血，——

花 (不安地) 血？

焦 嗯，血！他看見小黑子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抱起來就不放手，眼淚不住地往下流。

花 哦。

焦 我向前去勸，剛一叫他，忽然他變了個老虎，野老虎——

花 (吃了一驚) 老虎？

焦 嗯，野老虎，那彷彿見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刁走了。

花 哦，這夢凶——凶的很。

焦 誰說不是，『猛虎臨門，家有凶神。』我看這兩天家裏要出事，金子，你說？

花 坐家裏好好的，哪會出什麼事？

焦 (立起來，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，對金子，彷彿不在意地) 金子，你知道仇虎在  
哪兒？

花 仇虎？

焦 你別裝不知道，我的乾兒虎子回來了，你會不知道過來，金子，(舉起香) 點上。

花 (不安地，就桌上的長命燈顫巍巍點起香，婆媳二人對着面) 我倒是聽說虎子  
回來了，可是誰曉得他躲在哪個窩裏死去了！(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氏死屍一樣  
的臉上。)

焦 金子！一把抓住金子的腕。

花 (嚇住) 媽，幹什麼？

焦 (凶神一般) 你的手發抖。

花 (聲音有些顫) 香火燙的，媽。

焦 他沒有到我們家裏來？



花 誰？媽？

焦 仇虎！

花 他怎敢來？（轉動香火，火焰更旺。）

焦 沒有來望望你。說近些，差一點你們也是一對好夫妻。（指香爐）把香插上。

花 （一面插香，一面說）媽，您別冤枉人！醜八怪，誰要他？他來了，我就報債緝隊把他

抓去。

焦 你說了。

花 嗯。

焦 你公公（指右窗前的相）在上面可聽見了的。

花 嗯。

焦 去吧。（花氏走到右門口，焦氏彷彿忽然想起一件事。）金子，你的生日是五月

初九，是不？

花 是。(不覺疑惑起來) 幹什麼?

焦 (溫和地) 你生下的時辰可是半夜子時?

花 嗯, 您問這個幹什麼?

焦 (不理他) 我問你是不是?

花 是, 媽。

焦 (惡狠地) 我問問, 算算你命裏還有兒子不?

花 (利嘴) 沒有, 不用算。

焦 (忽然柔和地) 好, 到屋裏去吧, 你去吧。

花 嗯。(怪異地盯焦氏一眼, 轉身入右門。)

焦 (聽着花氏走出門, 狠狠嘆一口氣) 哼, 死不了的敗家精。

【外面霧裏的烏鴉在天空盤旋, 盤旋, 盤旋, 悽慘地呼噪。遠遠電線桿嗚嗚地響着。】

【焦氏輕輕走到右門口, 聆聽一刻, 聽不見什麼, 廢然地走到香桌前。她忽然回頭, 朝右門楞一楞, 沒

有人進來，她解開香案上的紅包袱，裏面裹着一個木刻的女人形大眼睛，梳着盤髻，臉上塗着紅胭脂，刻工粗拙，但還看得出來是金子的模樣。木人肚上貼着素黃紙的咒文，寫有金子的生辰八字，心口有硃紅的鬼符，上面已扎進七口鋼針。她用手摸摸木人的面龐，嘴裏很神祕地不知數落些什麼。」

焦（摸着木人的輪廓，喃喃地）也許刻得不像她，（慢慢地）哼，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對的。（用手掐算）五——月——初九（點點頭）半夜裏——子時生的。嗯，對的，上面沒有寫錯。（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裏，舉了三舉，頭點三下，供在香案上。磬重重響了三下，她跪在案前，叩了三下，神色森厲，依然跪着，嘴裏唸唸有詞，又叩了一個頭，朝着木像，低聲。）金子，香是你自己點的。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說的。你金子要是一旦心痛歸天，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。（又深深一拜，立起，又敲了一聲磬，走到香案前，舉起木人，從頭上拔下一根鋼針，對着心口，低聲狠惡地呼喚。）金子金子（第三聲「哼」）地一聲將針扎進）哼，金子（嘆一口氣，她彷彿非常疲乏，慢慢數着針頭，揚起頭。）已經八針，（勝利地）就剩一針了，金子。（把木人又端

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，用紅包袱蓋上。）

【外面電線桿嗚嗚地響，隱約有人趕着羊羣走近的聲音，她不言不語走進左門。】

【立刻花氏由右門蹣跚走進來。】

花（低聲對右門內）你先別來，聽我咳嗽。

【花氏走到中門，開門望望，外面一片大霧，看不見人。她回轉身，望見桌前的紅包袱，急忙趨近掀開視。舉起木人細看，立刻明白，厭惡地又放在案上。】

花（向着左門，毒惡地）哼。（把木人蓋上，忽然想起右門的仇虎，輕輕咳嗽一聲。仇

虎隨着現在右門口，正要舉足向中門走——）

【焦氏森嚴地由左門急出。】

焦（怕花氏走進來）站住！

花（又輕咳一聲，仇虎愕然，立在右門前，以手示意，叫他再進去。）

焦（慢慢走至中門）誰是誰？

花 是我，媽。

焦 (厲聲) 還有誰？

花 還有？(以目示仇虎，令其毋做聲) 還有——(對仇虎嘆喙一笑) 有鬼！

焦 哦！

【花令仇虎進門，他眈眈地望着焦氏，恨恨走出。】

焦 (沒有辦法，半晌) 我當是老虎真來了呢。

花 媽，您不進屋去歇歇麼！

焦 不，你不用管，我要在堂屋裏坐坐。

花 好，您坐吧，(不甘心地走入右門。)

【焦氏候她出去，走到香案前，摸摸紅包袱下面的木像，放了心，口裏又不知數落些什麼。】

【這時搖籃裏忽而恐怖地哭起來了，她走到搖籃傍邊，把孩子抱起來，悲哀地撫摩着孩子的頭。】

焦 (又輕輕拍着孩子的背) 小寶貝做了夢了！  
~ ~ ~ 嗯！  
~ ~ ~ 嗯！  
夢見了老虎來咬你呀，  
~ ~ ~ 嗯！



白 (大吃一驚，鼓號俱停。看見焦氏伸伸舌頭，立刻轉身就跑。)

焦 (立起) 站住！誰？

白 (只好楞在那裏。是，是——(嚥下吐沫)是我！)

焦 我？(猜出是多半他)「我」是誰？

白 (結結巴巴，急得直眨眼) 狗——狗蛋！焦大媽，(說完了又要跑。)

焦 別跑！你不放你的羊，你來這兒幹什麼！

白 不，不幹什麼。我！(瞪着大眼) 我看你家新媳婦來了。

焦 新媳婦有你的什麼？

白 (笑嘻嘻地，順口一數落) 「新媳婦好看，傻——傻子看了直打轉；新媳婦醜，傻

——傻子抹頭往外走。」

焦 你也愛看好看的媳婦？

白 (翻翻眼看着焦大媽) 嗯！(鼻孔頓時一吸，兩條青龍呼地又縮進去。)

焦 狗蛋，你別看她，我家媳婦是個婊子，她是老虎，會吃人的。

白 老虎？（不信地）嗯！我看過她！

焦 你看過老虎，你還來幹什麼？

白 （鼻涕又流下來，舌尖不覺翻上去舐。）那——那我來看看，她會吃我不？（又抹

一下鼻涕。）

焦 （可憐他）唉，狗蛋，你日後也要個老虎來吃你麼？

白 （老實地）老……虎要都是這樣，我看還……還是老虎好。

焦 （酸辛地）傻子，別娶好看的媳婦。『好看的媳婦敗了家，娶了個美人丟了媽。』

白 不……不要緊，我媽早死了。

焦 （看看白，嘆一口長氣）嗯，孩子們長大了，都這樣，心就變了。

白 嗯？

焦 （低聲喃喃，辛痛地）忘記媽。什麼辛苦都不記得了。（低頭。）



白 (莫明其妙)你……你說什麼?

焦 (低頭,以杖叩地,忽然)沒說什麼。|傻子你聽屋裏有人說話沒有?

白 (伸長頸子,聽了一刻,糊里糊塗地搖搖頭)沒……沒有。

焦 (指右屋)不!我說西屋裏。

白 (肯定地)嗯,我知道啊!(還是搖頭)沒……沒有。

焦 (不信地)你到那屋裏去瞧瞧。

白 (點點頭)嗯,我知道。(走了一步)

焦 (一把抓住他,低聲)輕輕地走,懂不懂?

白 (嫌她囉嗦,不耐煩的神氣)我知道啊!

焦 (不放心)狗蛋,你看什麼?

白 嗯——(才想起來)誰誰知道你要我看什麼?

焦 (低聲)哼,你去看屋裏有什麼旁的人沒有?

白 噫，噫，（彷彿非常明白，點頭。）我知道。（走到右門前，由上看到下，回轉身，走兩步，搖着腦袋。）門……門關上了。推……推不動。

焦 （立起，驚愕，促急地）什麼？門關上了？推不動？推開門，打進去！

白 （逡巡）我怕——我——

焦 怕什麼！出了事，有我。

白 我怕老虎吃——吃了我。

【焦立刻抽出香案旁邊通條似的鐵拐杖。】

焦 （對白傻子）你跟我來。除了金子，有旁人，你跟我抓着他。

【白點頭，小心翼翼地隨着焦氏，走到右門前，焦舉起拐杖，正要向門上搗去。】

【花氏由右門跑出。】

花 （叫喊）媽，您在幹什麼？（以手抵住焦氏的手。）媽，您放下！您要打誰？（咳嗽。）

焦 （查覺她有點蹊蹺。）賤婊子，（用力推開花氏。）你放開手！（花氏摔倒牆根。）

花 (喊)媽!

焦 傻子，你跟我來！(走進右門。)

花 (咳嗽，大叫)媽！媽！

(右屋裏有焦氏鐵棍落地，一個人在閃避的聲音。)

焦氏的聲音 (咻咻然。咬牙，舉起鐵杖向下擊)媽的媽的媽的！

(右屋裏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氏，焦氏大叫一聲，陪倒。跟着那人打破窗戶，由窗戶口跳出去。)

(傻子嚇得只看花氏發愣，似乎在地上生了根。)

白氏的聲音 (叫喊)我摔着了！傻子，有人打破了窗戶跑了，快追呀，傻子！抓着他，傻

子！傻子……

焦 (不知怎麼好，顫抖)嗯，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(然而依然沒有動。)

(花氏聽見裏面的人跑了，立刻跑近中門，仇虎已由外面跑進來。)

花 (抓着仇的手，低聲)怎麼樣？你摔着了沒有？

仇 媽的，窗戶太小，打破了窗戶，腿還擠破了一塊。  
花 她呢？

仇 我推了她一把。她摔在地下。

裏面焦氏的聲音 金子！金子！

花 (答應了一聲，立刻要到右屋去) 滾——媽！

仇 (抓着她) 別去！(指着白) 你看他！

白 (摸着頭頂，望仇虎，很低的聲音，不覺喃喃地) 『漆——叉——卡——叉，(更

低微) 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。』

花 (與白同時說) 這是狗——狗蛋！

仇 他認識我，你小心他。

花 我明白。

〔焦氏由右門走出，臉上流着血。〕

花  
媽！

焦  
(不理她) 傻子！傻子！傻子！

【白不敢答應。仇立刻由中門輕輕跑出。】

花  
媽！  
媽！

焦  
(切齒地) 賤婊子！

花  
(不安地) 媽，您摔破哪兒沒有？

焦  
(急躁地) 傻子！傻子在這兒沒有？

白  
(正看着花氏，不得已地) 在——在這兒。幹什麼？(又望着花氏)

焦  
(恨極了，切齒) 狗蛋！你瞧見什麼沒有？

白  
我瞧見，瞧見(食指放在嘴裏)老虎在這兒。

花  
(大驚) 誰說的？

焦  
(明白白的話) 死婊子，你別插嘴。還有誰？傻子，你說！

白（懼怯地，看着花氏）還有——還有——還有一個——（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，神情異外誘惑，在他的面頰上非常溫柔地親了一下，傻子彷彿失神落魄，立在那裏。）

焦（厲聲）還有一個什麼？

白（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痛愛過，撫摸吻着的面頰）還有——老虎——老虎！

焦 狐狸精，你在幹什麼？

花 我沒有幹什麼？

【左屋孩子很低微的哭啼起來。】

焦 告訴我，狗蛋（杖搗地）你們在幹些什麼？

【花又親熱地吻他一下。】

焦 狗蛋，你死了？

白（不知所云）沒——沒有！老虎要吃——吃我。

「左門孩子大哭起來。」

花 媽，您聽，孩子醒了。

焦 你別管，狗蛋，你說，還有誰？

「門裏孩子更恐怖地哭。噤，牛响，三人靜聽。」

花 (驚愕地) 媽，孩子別有了病，(故意地) 媽，您問他吧，我去瞅瞅。(就要走)

焦 (厲聲) 不要你去毒手！你別害死了我的小黑子。(向左屋走了兩步) 我就來，狗

蛋！別走，回頭我還問你。

「焦母由左屋下，聽見她哄孩子的聲音。」

花 (看見焦母進了門，走到方桌的長凳旁坐下，向白招手，魅惑地) 狗蛋！你過來！

白 (莫明其妙) 幹——幹什麼？

花 你過來，(低聲) 我跟你說一句話。

白 (食指放在口裏，本能地害羞起來) 幹——幹什麼呀？(不大好意思地走過去)

花（騰出身旁一塊地方，拉着他的手）你坐在我旁邊。你先把手指頭放下。

白（手放下來，羞赧地瞟她一眼。呵呵地傻笑。）幹——幹什麼？（不覺手又放到了嘴裏。）

花（瞪了他一眼）把手指頭放下！好好地聽着我跟你說一句正經話。

白（又將食指放下。）嗯，好，你說吧！（舌尖又不覺伸到鼻子下面捲舐。）

花（低柔地）狗蛋，你聽着，回頭大媽再問你的時候，問你看見什麼人沒有了，你呀，

你就說——

白（眨眨眼，彷彿在研究什麼，舌端在鼻下舐過來，捲過去。忽然，一個大發現，跳起來。）新——新媳婦！（非常愉快地）你猜，你猜，鼻涕是什麼味兒？

花（沒想到）什麼鼻涕？

白（緊張地）嗯，你說是甜的，還是鹹的？

花（氣了）不知道。



白（快樂得直打屁股）是鹹的！鹹的！你沒有猜着吧，（又用舌頭舐一下）鹹絲絲兒的。

花（站起來）媽的，這傻王八蛋。

白（笑嘻嘻地）嘻嘻，你——你你叫我幹什麼？

【熊大星背着包袱，提着點心，手裏支着一根木棍，滿臉風塵，很疲倦地邁過中門的門坎。】

星（臉上露出微笑）金子（放下包袱）

花（平淡地）哦，是你。

星（放下點心）媽呢，（揮揮身上的土）

花（望着他）不知道。（白躲在一傍，希奇地望着。）

星（擱下木棍，用手絹把臉擦一擦）又到了家了！（抬頭看花氏）家裏怎麼樣？（關

心地）還好麼？

花（冷峻地）大星，誰叫你回來的？

星（不自然地笑笑）沒——沒有誰。我自己想回來懣懣。

花（忽然）說什麼？家裏難道還會有人跑了？

星（猜出婆媳二人又在鬭氣，歉然地）我不懂，金子，你又怎麼？

花 不怎麼，我在家裏偷人養漢，美得難受。

星（避開）誰說這個啦！你說話別這樣！這是咱們家，要叫媽聽見——

花 叫媽聽見，算什麼！我都做給媽瞧啦。

星（軟弱地）金子，你進了我家的門，自然不像從前當閨女那樣地舒服。可我從來

也沒埋怨過你，我事事替你想，買東買西，你爲什麼一見我，儘說這些難聽的話呢？

花 哼，話難聽？事才難聽呢！我偷人養漢又不是一天的事，你不是不明白。我嫁你那

天晚上就偷人。你出了門，我就天天找漢子，軋妍頭，打野食，靠男人，我——

星（痛苦地）金子，你這說的是什麼？

花 我這說的是「一本正經」，我這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。在娘家就關不住，名

聲就壞，可我沒有要到你家裏來，是你那閻王爸爸要的。我過了你家的門，我一個不夠，兩個不夠，三個不夠，三個不夠——

星（苦惱地）金子，唉，你這犯的是什麼病！（頹然坐下）

花 我沒有犯病，是那個一出門就想回來的人犯了病了；是那個回家就瞎疑心的  
人犯了病了；是那耳朵根子軟，聽什麼話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；是那個「瞎眉糊  
眼」瞧見了什麼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。我告訴你，我沒有犯病，我沒有犯病！

星 真奇怪！我疑心了什麼？我瞧見了什麼？我一進門，你就這樣瘋癲癡地亂說一  
大「泡」。你說，是我瞎疑心，還是你瞎疑心。

花 是我疑心，是我犯疑心病；我疑心我媳婦在家裏偷人養漢，整天背着自己的男  
人不老實。

星 可是誰提這個啦？是我聽是什麼啦？還是剛才瞧見什麼啦？

花 你瞧不見，你還聽不見。

星（想不出辦法）那麼，白傻子，你聽見什麼，你剛才瞧見了什麼啦？

白（指自己）我——我——

星（敷衍着花氏）好，我剛才不在家。你說，你瞧見了什麼？

白（結結巴巴）我——我剛才——瞧——瞧見——瞧見一個——

花（忙追到白的身傍）去去去！活人的話都鬧不清，還聽死人的話？

白（賣功）可我剛才——是——是瞧見一個——

星（不信地）你說吧，什麼呀？

白我……我瞧見一個——

花（驀地在白臉上擱了一掌）去去！你這傻王八蛋。

白（莫明其妙）你打我？（撫摸自己的面頰）

花（噁，打了你，你怎麼樣？）

白（咧開大嘴，哇一聲）哦，媽呀！（哭啼啼地）你——你倒底是個老虎。（抽咽，向中

門走。

星（看着花氏，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）去吧，狗蛋，快走吧，趕明兒別到這兒來了。

〔狗蛋手背抹着眼淚，由中門走下，一時又聽見羊羣咩咩奔躍過去的聲音。〕

花（發野地）好，大星，你好！你好！你好！你不疑心！你不疑心！你回家以後，你東也問，西也問，你想從狗蛋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來我的短。好，你們一家人都來疑心我吧，你們母子二人都來逼我，逼死我吧。（大星幾次想插進嘴去，但是她不由分辯地一句一句數落。）我跟你講，姓焦的，我嫁給你，我沒有享過你一天福，你媽整天折磨我，不給我好氣受。現在你也來，你也信你媽的話，也來逼我。（眼淚流下，抽咽）我們今天也算算賬，我前輩子欠了你家的什麼？我沒有還清，今生要我賣了命來還。（抹着鼻涕）哼，我又偷人，又養漢，我整天地打野食，姘人，我沒有臉。我是婊子，我這還有什麼活頭，哦，我的天哪！（撲在桌上，捶胸頓足，慟哭起來。）

星（不知怎麼安慰好）可是，金子，誰說啦？誰這麼說啦？不是你要問去，不是你自己

要這麼講，喂，你看，我跟你帶來多少好東西，別哭了，好吧？

花（還是抽咽）我不希罕，我不看。

星 可你要這麼說，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，你自己要說你偷人，養漢的——

花（還是抽咽）我沒有說，我沒有說。是你媽說，你媽說的。

星（不信地）媽？媽哪對你說這麼難聽的話？

花 你媽看我是「眼中釘」，你媽恨不得我就死，你媽硬說我半……半夜裏留漢子，你媽把什麼不要臉的話都罵到我頭上。「婊子！賤貨！敗家精！偷漢婆！」這都是你媽說的，你媽說的。

星（解釋）我不信，我不信我媽她會——

〔焦母由左門走出。〕

焦（拐杖重重搗在地上，森嚴地）哦！（他們二人回過頭）嚔！是我說的。金子，你跟你丈夫講吧，我就是這麼說的。

【半晌。】

星（惶恐地）媽！走過去扶她。

花（突然感到孤獨，不覺立起）大星！

焦（嚴酷地）你說吧！你痛痛快快說吧。你在我丈夫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狀吧！金子，你說呀！你說呀！你長得好看，你又能說會道的。你丈夫今兒跟你買花，明兒爲你買粉；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，你說呀，你告我吧。我老了，沒家沒業的；兒子是我的家私，現在都歸了你了。

星（哀訴地）媽。

焦（辛酸地）我就有這麼一個兒子，他就是我的家當，現在都叫你霸佔了。我現在是個老婆子，瞎了眼，看不見，又好嘮叨，我是你們的累贅。我知道我該死，我早就該叫你們活埋了，金子，你說吧，你告我吧，我等你開刀呢！

花（怯懼地）媽，可我並沒有說您什麼？大星，你聽見了，我剛才說什麼，大星，你——

焦 (爆發，厲聲) 婊子！賤貨！狐狸精！你迷人迷不夠，你還當着我面迷他麼？不要臉，臉

蛋子是屁股，滿嘴瞎話的敗家精。當着我，媽長媽短，你灌你丈夫迷魂湯；背着我，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，你當我不知道，活妖精！你別欺負你丈夫老實，你放正良心說，你昨兒夜裏幹什麼？你剛才是幹什麼？你說，你爲什麼白天關着房門，關了門，噉噉察察地是誰跟你說話？我打進房去，是哪個野王八蛋跳了窗戶跑了？你說，當着你的丈夫，你跟我們也講明白，我是怎麼逼了你，欺負你？

花 誰聽見我屋裏有人說話？誰說我把門關上了？誰又從窗戶跑了？媽，您別血口噴人，您可——

焦 (氣得混身發抖) 這個死娘兒們，該雷劈的！(回頭) 狗蛋，狗蛋，你看見了，你說！

星 媽，他剛走。

焦 他走了？(忽然) 狗蛋，狗蛋！(急速地走出中門。)

【外面聽見焦氏連喊「狗蛋」】



星  
金子！

花 你去信你媽的話吧？

星 (低沉) 你先到西屋去。

花 幹什麼？我不去！

星 金子，你先別惹她。聽我說，你先走。

花 (瞪大星一眼) 好，你們說。你們母子兩個商量吧。叫你們算計我吧！好，我走！我就

走！(由右門下。)

星 喂，金子——

〔焦母由中門上。〕

焦 (顫巍巍地) 這個傻王八蛋，又不見了，跑了。(復歸正題，嚴峻地) 好，你們夫妻倆

商量好了，你們有良心就來算計我吧。(猜到方才在她背後金子會囁咕些什麼，

尖酸地) 喂，金子，你是個正派人，剛才都是我瞎說，看你是眼中釘，故意造你的謠

言。現在你丈夫來了，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風啦！（爆發，狠惡地）金子，你個下流種！我早就跟大星說過，要小心點，別聽你爸爸的話娶金子回家來，「好看的媳婦敗了家，娶了個美人就丟了媽。」——

星 媽，金子不在這兒。

焦 走了，她到哪兒去了？

星 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。

焦 哦，你怕她受我的氣，你叫她走了。

星 不是的，媽，我伯您看着她不舒服，氣大，省得她在您眼前厭氣。

焦 我問你，我怎麼看？我怎麼看？大星！現在你們倆個都會故意氣我沒有眼！叫我聽了好難過——

星（忍不住）我沒有這麼想，您別瞎疑心。

焦（勃然）我沒有瞎疑心，我沒有瞎疑心。哼，耳朵根子軟，你媳婦的毒都傳給你了。

星 媽，您歇歇，別生氣！她不好，她儘叫您生氣。回頭我就打她。

焦 我不生氣，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氣呢。

星 （沒有辦法）好，媽，我給您帶來幾樣點心，都是您愛吃的！

焦 （冷笑）不用，拿去孝敬屋裏那個人吧。我不希罕。

星 （嘆一口氣）媽，您要是處處都光存這個心，我怎麼還說得了話？您想，我們家裏也不算容易，老有老，小有小，丈夫成天地不在家，四外也沒有什麼隣舍親戚。家裏攏總不到三個半人，大家再還免不了小心眼，那——

焦 大星，你跟誰說話？你對誰？

星 媽（陪笑）我不敢勸您。

焦 哼，我小心眼？我看你也太大氣了吧？

星 好好，媽，她究竟是怎麼會事？您說明白呀！

焦 問你呀。

星 (懼怕地)媽,她真……真會有什麼……我不在家。

焦 這兩天晚上,半夜,我聽見門外大樹底下有人說話。

星 有金子?

焦 嗯,半夜,金子跟一個人。

星 她怎麼啦?

焦 她怎麼說着,她把那個人就拉進來了。

星 拉進來?

焦 拉到屋裏去,兩個人噉噉噉了半夜。

星 一直到半夜?

焦 半夜?一直到天亮?

星 (疑信參半)那您爲什麼不抓着她們。

焦 我(故意歪曲地講)你把我真當作瞎子,我不知道你們這一對東西那半夜的

人不是你這個不值錢的丈夫，還是誰？

星 是我？

焦 （反而問起他，威嚇地）你爲什麼又瞞着我回了家。我是怎麼虐待你們，要你們這樣偷偷摸摸的。

星 （恐怖地）那個人不是我。

焦 什麼，（覺出他漸漸相信了，露出一絲微笑）不是你。  
星 嗯，不是。

焦 那麼方才那個人。

星 怎麼方才還有一個人？

焦 方才那個人也不是你？

星 （苦痛地）不！不！

焦 哦？

星 (忽然)媽,您說的話是真的?

焦 (冷靜地)真的,你當真受你的媳婦的毒了麼?

星 (內心如焚)她怎麼會?金子怎麼能這樣?我爲她費了多少心,生了多大氣。她跟我起過誓,她以後要好好過日子……她……她……

焦 (殘酷地)她起誓不是放屁!剛才我就知道那個人<sup>在裏面</sup>,我打進了門,他正從窗戶逃走,我一手抓着他的大襟,叫那個狗娘養的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,跳出去了。白傻子看見他,金子還跟他在門口說話,滿不在意。你看,這是我臉上摔的傷,你進屋去看,窗戶都破了。你看,你不在家,家裏成了野漢子窩。大星,你說我怎麼能不叫你回來。我告訴你,你這個少傻子(狠狠地)你的媳婦偷了人了,你的媳婦跟人家睡了,現在沒有一個不罵你,不笑話你,不說你是個——

星 (瘋狂一般捶擊桌子)媽!媽!您別說了,別說了。我夠了,我聽夠了。

焦 (也翻了臉,拐杖重重在地上搗,粗野地)那你還不把她叫出來問,逼她來問,打

她來問，要她親口招出來，招出來！（星撲在桌上，全身顫抖。）

〔花氏由右門出。〕

花（厲色）你們不用叫！（立刻冷冷地）用不着你們母子喊，我自己出來了。

焦 好！你來得好！你來得好！大星，門後有你爸爸打人的皮鞭子。大星！你要是再心發  
軟，我不認你是我的兒子。（走到後門，摸出皮鞭。）

花（橫了心）哼！

焦 好，你哼！大星，這是鞭子。我跟你鎖上門。你問她！問她！問她！（把中門鎖好。）

星（接下皮鞭，手發抖）金子——

焦 你快問她！快問！

星 媽，我問！我問！

焦 叫她跪下！對着祖宗牌位！

花 怎麼？

焦 (雷霆) 跪下!

【花氏跪下。】

星 (拿着皮鞭，臉上冒汗) 我不在家，你是做……做了那……那樣的事情麼?

焦 你說，叫你說，敗家精。

星 (用鞭指着地，狠了心) 你——你說。

焦 (厲聲) 說呀!

花 (兩面望望，恨惡地) 哼(冷笑) 你們逼我吧，逼我吧! (忽然高聲) 我做了! 我做了! 我偷了人養了漢! 我不願在你們焦家吃這碗厭氣飯，我要找死，你們把我怎麼樣吧?

星 (失色) 怎麼，你——你承認你——

花 嗯! 我認了。你媽說的，句句對，沒冤枉我，我是偷了人，我進了你們家的門，我就沒想好好過。你爸爸把我押來做兒媳婦，你媽從我一進門就恨上我，罵我，羞我，糟塌我，沒有把我當做人看。我告訴你，大星，你是個沒有用的好人，可是，爲着你這個媽，



我死也不跟這樣的好人過。我是偷了人，你待我再好，早晚我也要跟你散。我跟你講吧，我不喜歡你，你是個「窩囊廢」，「受氣包」，你是叫你媽媽哄，你還不配要金子這樣的媳婦。你們打我吧，你們打死我吧！我認了。可是要說到你媽呀，天底下沒有比你媽再毒的婦人，再不是人的婆婆，你看她——

星

金子，別說了！

焦

（同時）

（氣急敗壞地）敗家精，你還說！

花

（跑到香案前，掀開紅包袱，拿起扎穿鋼針的木人。）大星，你看！這是她做的事。你看，她要害死我！想出這麼個絕子絕孫的法子來害我。你看，你們看吧！（把木人扔在地上。）

焦 你……你……你！大星，你還不跟我打死這個淫婦，死婊子養的打——打——打！

星（迷亂地）媽！

焦（暴雷一般）打死她！打死她！

星 嗯（麻痺）嗯，打打！（舉起皮鞭，想用力向金子身上——但是人彷彿凝成了冰，手舉在空中，淚水盈眶，呆望着花氏冷酷無情的眼。靜默。忽然扔下鞭子，撲在母親足下慟哭起來。）哦，媽呀！

焦（推開她的兒子，罵）你還是人死種！（輪起拐杖向花氏所在方向打去，花氏一手截住。）

花（拚命）你……你敢——

焦（不顧死活）我先打死你——

（外面有人扣門甚急，大叫「開門！開門！」）

星（在兩個女人當中）誰誰？

外面的聲音 是我，我呀！

焦（放下拐棍，聽出聲音蹣跚，停住）你？你是誰？

外面的聲音（捧笑）仇——虎！我是仇——虎。

焦 什麼？虎子？

外面的聲音 是我，乾媽。

星（驚愕）怪，虎子來了？（打開中門）

〔仇虎走進，大家恐懼地互視，半晌。〕

焦（陰沉地）虎子，你來幹什麼？

仇（狠毒地）跟乾媽請安來了。

焦（低幽地）請安——

仇（點點）嗯。

星（走到虎面前，喜悅地）虎子，你怎麼出來的？

焦（陰鬱地）大星，來！跟我到這屋裏來。

星（不大明白）媽？

焦 (厲聲) 來。

【焦氏拄起拐杖向左屋走，後隨大星，母子進了左屋。】

【半晌，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。】

花 (低聲) 誰叫你回來的。

仇 (望外，陰沉地) 外面有人跟着我。

花 誰？

仇 霧太大，看不出來。(忽然) 你把蠟吹了。

花 (驚) 怎麼？(把香桌前的燭火吹滅。)

【屋內黑下來，從兩面窗望出，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霧。遠遠聽見火車馳過，一聲孤寂的汽笛。仇虎蹣跚

足走到窗前探望。】

花 (低聲) 怎麼？你——

仇 別說話，門外彷彿就有人走。你聽！

花 (諦聽)不,這是風。

仇 哦。

花 風吹着野草。

仇 (回頭,望着左屋)奇怪,這半天他們在屋裏做什麼。

花 誰知道?

仇 噫,(陰沉的暗示)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。

花 (點頭)我覺得。

仇 金子,你怕麼?

花 (回首)怕?(轉頭望前面)不!

(幕急落)

